

112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OCT 1 1928

~~Ch L 9297.74~~

~~Ch L 9301.74~~

Ch L^R 9297/1184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採撰

後魏東阿縣公順任城王澄之子撰帝錄二十卷

崔暹初為慕容燕著作郎撰燕記二十卷

封懿仕慕容燕為中書令撰燕書頗行於世

崔浩為太嘗卿初道武詔尚書郎鄧淵注國記十餘

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子明元不廢著述神麈二
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
范亭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三十卷

高允領著作郎與崔浩述成國記允表曰往年被勅
令臣集天文災異使事類相近約而可觀臣聞箕子
陳謨而洪範作宣尼述史而春秋著皆所以章明列
辟景測皇天者也故先其善惡而驗以災異隨其得
失而効以禍福天人誠遠而報速如響甚可懼也自
古帝王莫不尊崇其道而稽其法數以自脩勅厥後
史官竝載其事以爲鑒誠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

見漢祚將危權歸外戚屢陳妖青而不見納遂因洪
範春秋災異報應者而爲其傳覲以感悟人主而終
不聽察卒以危亡豈不哀哉伏惟陛下神武則天獻
鑒自遠欽若稽古率繇舊章前言徃行靡不究鑒前
皇所不逮也臣學不洽聞見寡薄懼無以裨廣聖聽
仰酬明旨今謹依洪範傳天文志撮其文辭凡爲八
篇大武覽而善之曰高允之明災異亦豈減崔浩乎
又允爲中書令遷中書監雖久典史事然而專勤屬
述時與校書郎劉模有所緝綴大較依續崔浩故事
唯春秋之體而時有刊正允所引劉模者頗涉經籍

徵有注籍之用允爲秘書典著作選爲校書郎允修
撰國記與俱輯著嘗令模持管籥每日同入史閣接
膝對筵屬述時事允年已九十目手稍衰多遣模執
筆而授裁斷之意如此者五六歲允成篇卷考論上
下模豫有功焉

劉昫爲樂平王從事中郎以三史文繁著畧記百三
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燉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
卷

劉芳爲員外散騎嘗侍俄兼通直嘗侍從駕南巡撰
述行事尋而除正

韓始均爲著作郎改陳壽魏志爲編年之體廣益異
聞爲三十卷又著冠帶錄

崔鴻爲散騎嘗侍齊州大中正弱冠便有著述之志
見晉魏前史皆成一家無所措意以劉淵石勒慕容
雋符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連屈子張軌李權呂
光乞伏國仁禿髮烏孤李暠沮渠蒙遜馮跋等並因
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國書未有統一鴻乃撰爲十六
國春秋勒成百卷因其舊記時有增損褒貶焉子子
元秘書郎後永安中乃奏其父書曰臣以亡考故散
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前將軍齊州大中正鴻不須

家風式續世業古學克明在新必鏡多識前載博極
羣書才史富洽號稱籍甚年止壯立便斐然懷著述
之意正始末任屬記言撰輯餘暇乃刊著趙燕秦夏
涼乞伏西蜀等遺載爲之贊序褒貶評論先朝之日
草構悉了唯有李權蜀書搜索未獲闕茲一國遲留
未成去正光三年始購得討論適訖而先臣棄世凡
十六國各爲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爲備悉未
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繕寫一本敢以仰呈儻或淺陋
不廻睿賞乞藏秘閣以廣異家

韓顯宗爲著作郎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以舅氏沮渠蒙遜曾據凉土國
書滌闕謙之乃修凉書十卷行於世

嘗景爲秘書監撰儒林烈士傳各數十篇

梁祚爲秘書令撰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

裴伯茂爲中書郎曾撰晉書竟未能成

溫子昇爲中書郎撰永安記三卷

宋繪好撰述中朝士傳十卷

李公緒爲衛州司馬屬疾去官潛居自待雅好著書

撰古今異記二十卷趙語十三卷

高閭爲侍中撰燕志十卷

記馮跋事

姚和都爲左人尚書撰奏記十卷

記姚
甚事

楊銜之撰雒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天保元年除中書令兼著作郎二年詔撰
史四年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初
帝令羣臣各言爾志收曰臣願得直筆東觀早成魏
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署
名而已帝勅收曰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
始魏初鄧彥撰代記十餘卷其後崔浩典史游允程
駿李彪崔光李琰之徒知世修其業浩爲編年體彪
始分作紀表志傳書猶未出宣武時命邢巒追撰孝

文起居注太和十四年又命崔鴻王尊業補續馬下
訖孝明事甚委悉濟陰王暉業撰辨宗室錄三十卷
收於是部通直嘗侍房延祐司馬空辛元植國子博
士刁柔裴之尚博總斟酌以成魏書辨定名稱隨條
甄舉又搜採亡遺綴續後事備一代史籍表而上聞
之勅成一代大典凡十一紀九十二列傳合一百一
十卷五年三月奏上之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
奏請終業許之十一月復奏十志天象四卷地形三
卷律曆二卷禮樂四卷食貨一卷刑罰一卷靈徵二
卷官氏二卷釋老一卷凡二十卷續於記傳合一百

三十卷分爲十二帙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
四論前後二表一啓焉皇建中詔收更加研審收奉
詔頗有改正及詔行魏史收以爲在秘閣外人無繇
得見於是命送一本付外省一本付鄴下任人寫之
陽休之爲中書監撰幽州人物志行於世

劉晝冀州舉秀中不第撰高才不遇傳四卷

顏之推爲黃門侍郎撰集靈記二十卷寃魄志三卷

李槩撰國春秋二十卷左史六卷

盧思道爲黃門侍郎侍詔文林館撰知己傳一卷

後周蕭大圓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性好學務於

著述人之舊事三十卷寓記三卷

榮建緒性寬直兼有學業爲載師下大夫儀同三司
及平齊之始留鎮鄴城因著齊記三十卷

姚最字士會爲太子門大夫遷蜀王秀司馬博通經

史尤好著述撰梁後畧十卷行於世

又撰序行
記十卷

劉璠爲內史中大夫撰梁典三十卷

隋魏澹爲著作郎仍爲太子學士別成魏史爲例一

卷其一日臣聞天子者繼天立極終始絕名故穀梁

傳曰太上不名曲禮曰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諸

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爲太子必須書名良繇子

孝對父生稱父前子名禮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傳曰舉以太子禮杜預注云桓公子莊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長子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之於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義聖人之微旨也至如司馬遷周之太子竝皆言名漢之儲兩俱設其諱以尊漢卑周臣子之意也竊謂雖立此志恐非其義何者春秋禮記太子必書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貶皇王之稱謂非當時與異代遂爲優劣班固范曄陳壽王隱沈約參差不同尊卑失序至於魏收諱儲君之名書太子之字過又

甚焉今所撰史諱皇帝名書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義也其二曰五帝之聖三代之英積德累功乃文乃武聖賢相承莫過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謚止於三王即前代之茂實後人之龜鏡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長耳太祖遠追二十八帝竝極崇高遠堯舜憲章越周公典禮但道武出自結繩末師典誥尚須南董有筆裁而正之反更飾非言是觀過所謂决渤澌之水復去堤防襄陵之災未可免也侯力微天女所誕靈異絕世尊爲始祖得禮之宜乎文昭武成雄據塞表英風漸盛圖南之業基自此始長

孫斤之亂也兵交御座太子受命昭成獲免道武此時后緡方娠宗廟復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實在獻明此之三世稱謚可也自茲以外未之敢聞其三日也以為南巢桀亡牧野紂滅斬以黃鉞懸首白旗幽王死於驪山厲王出奔於彘未嘗隱諱直筆書之欲以勸善懲惡詔誡將來者也而大武獻文竝皆非命前史立紀不異天年言論之間頗露首尾殺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賊子何所懼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復兵交御座矢及主屋而可隱沒者乎今始撰史分明直書不敢迴避且隱桓

之苑閔昭殺逐丘明據實叙於經下况復懸隔異代而致依違哉其四曰周道陵遲不勝其弊楚子親問九鼎吳人來徵百牢無君之心實彰行路夫子刊經皆書曰卒自晉德不競宇宙分離或帝或王各自署置當其生日聘使往來畧如敵國及其終也書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沒頓殊能無懷愧今所撰史諸國凡處華夏之地者皆書曰卒同之吳楚其五日壺遂祭問馬遷答之義已盡矣後之述者仍未領悟董仲舒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撥亂之法興衰理異制作亦殊治定則直叙欽明世亂則辭

兼顯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廢春秋作焉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是也漢興以來改正朔易服色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仍不能盡余所謂述故事而君
比之春秋謬矣然則紀傳之體出自尚書不學春秋
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總畧好失事形今之擬
作所爲短紀傳者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
悉適之後學此焉爲優故繼而述之觀曄此言豈直
非聖人之無法又失馬遷之意旨彼蓋自謂贊仰其
體而放之魏收云魯史既脩達者貽則子長自拘紀
傳不存師表蓋泉源所繇地非企及雖復遜辭畏聖

亦未思紀傳所繇來也澹又以爲司馬遷創立紀傳
以來述者非一人無善惡皆爲立論計在身行跡具
在正書事既無奇不足懲勸再述乍同銘頌重叙唯
覺繁文按丘明亞聖之才發揚聖旨言君子者無非
甚泰其間尋嘗直書而已今所撰史竊有慕焉可爲
勸戒者論其得失其無損益者所不論也

王邵爲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
私撰史爲內史符郎李元操所奏帝怒遣使收其書
覽而悅之於是起爲員外散騎侍郎遷秘書少監卒
邵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初撰

齊誌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平賊
記三卷爾朱氏家傳二卷

劉善經博物洽聞尤善詞筆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
著作酬德傳三十卷

牛弘爲吏部尚書撰周史十八卷

虞綽字士裕大業初爲秘書學士奉詔與秘書郎虞
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
綽所筆削煬帝未嘗不稱善而官竟不遷

許善心大業四年爲給事郎撰六物志奏之九年煬
帝嘗言及高祖受命之符因問鬼神之事勅善心與

崔祖澹撰靈異記十卷初善心父亨仕陳領大著作
撰梁史未就而歿善心述成父志脩輯家書葺畧成
七十卷

宇文愷爲左庶子撰東宮典記七十卷
明克讓爲通直散騎嘗侍著古今代記一卷續名僧
記一卷

柳詵爲秘書監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

侯白爲儒林郎著旌異記十五卷行於世

崔頤爲起居舍人大業中秦詔作東征記

唐王通字仲淹勃之祖也絳州龍門人仕隋爲蜀郡

司戶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春秋體例自獲麟後歷秦漢至於後魏著紀年之書謂之元經

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至於周隋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是十數年後恐事跡湮沒無可紀錄至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序言史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爰自有魏至於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縣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然

而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顧彼湮落深用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至直中書舍人蕭瑀給事中王敬業著作殷聞禮可修魏史侍中陳叔達秘書丞令狐德棻大史令唐儉可修周史中書令封德彝中書舍人顏師古可修隋史大理卿崔善與中書舍人孔紹安太子洗馬蕭德言可修梁史太子詹事裴矩吏部郎中祖孝孫前秘書丞魏徵可修齊史秘書監竇璉給事中歐陽詢秦王文學姚思廉可修陳史繇歷數載竟不就而罷修之源自至貞觀三年於中書置秘書內省以修五代

史十年正月二十日尚書左僕射房玄齡侍中魏徵散騎嘗侍姚思廉太子右庶子李百藥孔穎達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中書舍人許敬宗等撰成周隋梁陳齊五代史上之進階頒賜有差顯慶元年五月四日史官修梁隋齊周陳五代志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表進之

魏徵為侍中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惣加撰定多所損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齊各為惣論時稱良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十段姚思廉受詔與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思廉又採諸家梁史續成父書并推寃陳事刪益傳綜顧野王所修舊史撰成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卷魏徵惟裁其惣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

裴矩為吏部尚書撰開皇平陳記十二卷

房玄齡為司空貞觀十七年七月玄齡及給事中許

敬宗著作郎敬播上所撰高祖今上

即太宗也

實錄各二

十卷二十年閏三月詔曰朕拯溺師旋省方禮畢四

海無事百揆多閑遂因暇日詳觀典府考龜文於羲

載辨鳥冊於軒年不出巖廊神交千祀之外穆然旋

續臨眺九皇之表是知右史序言繇斯不昧左官詮

事歷茲縣遠祭揮文字之道導達書契之源大矣哉

蓋史籍之為用也自沮誦攝官之後伯陽載筆之前

易代史臣皆有刪著仲尼修而採麟况倚相誦而闡

丘墳降自西京班馬騰其茂實述於東漢范謝振其芳聲叢爾當塗陳壽敷其國志眇哉有宋沈約裁其帝籍至若梁陳高氏朕命勒成惟周及隋亦同甄錄莫不彰善癉惡振一代之清芬褒德懲凶備百王之令典惟晉氏膺運制有中原上帝啓玄石之圖下武代黃星之德及中朝鼎謝江右嗣興竝宅窳區忽出徽號足以飛英麗筆將美方書但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虛滋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涓滴堙於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於陸

曹鄧畧紀帝王鸞盛廣松纔編載祀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塵韞遺芳於簡冊金行曩誌闕繼美於驪駟遐想寂寥深爲歎息宜令修國史所更撰晉書詮次舊文裁成義類俾夫湮落之誥咸使發明其所須可依修五代史故事若少學士亦量事追取於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仕劉子翼守主客郎中盧承基太史李淳風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辛玄馭著作佐郎劉裔之光祿主簿楊仁卿御史主簿李延壽較書郎張文恭竝當時

屬文士分功撰錄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遺逸芟夷蕪
 蔓舉其精要又令前雅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司儀
 郎敬播主客員外郎李懷安屯田員外郎李懷儼詳
 其條例重加考正以臧榮緒晉書為摺本據諸家傳
 記而附益之爰及晉代文集罔不畢記為十帝紀十
 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
 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玄齡以下為論皆稱史
 臣後數載而書就藏之秘府頒賜皆洽各有差以其
 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焉

又載李淳風為
史丞預撰晉書

及五代史書其天文
與晉志皆淳風所作

溫大雅為禮部尚書撰今上王業記六卷

褚無量為散騎嘗侍兼國子祭酒撰帝王記錄三卷

長孫無忌以高宗朝太尉同中書門下三品永徽元

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修貞觀實錄畢上之起貞觀十

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二十卷顯慶元年七月

無忌又與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

書令兼太子詹事崔敦禮禮官國子祭酒崇文館學

士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兼簡較右庶子弘文館學士

李義府著作郎崇賢學士劉喬之著作郎楊仁卿起

居郎弘文館直學士張文恭等撰國史史成起義寧

盡貞觀末依紀傳之例凡八十一卷成詣闕上之詔無忌已下加爵賜布有差藏其書於內府

許敬宗為中書令高宗顯慶四年二月敬宗與中書侍郎許圜師太史令李淳風著作佐郎楊仁卿著作

郎顧裔受詔撰貞觀二十三年已後至顯慶三年實錄成二十卷添成一百卷帝以敬宗所紀多非實錄謂劉仁軌等曰先朝身擢

甲冑親履兵鋒戎衣霑馬汗旆登生蟻虱削平區宇康濟生靈數年之間四海清晏方始歸功上帝臨馭下人昨觀國史所書多不周悉卿等必須窮微索隱原始要終盛業鴻勳咸使詳備至如先朝作威鳳賦

意厲阿舅及士庶敬宗乃移向尉遲敬德傳內又嘗幸溫湯教習長圍四合萬隊俱前忽然雲霧晝昏聲伍錯亂先聖既觀斯事恐其枉法者多遂潛隱不出待其整理然後臨觀顧謂朕曰振旅訓兵國之大典

此之錯失於法不輕我若見之必須行法一方軍政得罪人多我今不出良為於此今乃移向魏徵傳內稱是徵之諫語此既垂於實錄何以垂之後世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已過忽於軍中見一人身帶橫刀其人云聞辟仗至怕不敢出仗家搜索不覺遂伏不敢動先聖歛轡即還顧謂朕曰此事若發數人合苑汝可於後伺看早放出之史家唯此一事實差似不失其真却處後奏曰先聖仁恩觸類皆是臣命係往年宿衛之日被差腰舉供奉見有三衛誤拂御衣此人怕懼五情無主先聖謂之曰此間無御衣我不為汝作罪過不須怕懼上謂處俊曰此亦須入史至三月詔太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吏部侍郎同三品李敬玄中書侍郎郝處俊黃門侍郎周智等並修史於是左史李仁實專掌其事將加刊改會仁實率官敬宗又撰文館詞林文人傳一百卷又止

呂才為太子司更大夫顯慶四年著隋紀二十卷

孟利貞撰封禪錄十卷入為著作郎

李延壽為符璽郎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東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篇號為南北史帝自製

序 延壽又撰太宗文皇帝政典三十卷

張昌宗為太子舍人修文館學士撰古文紀年新傳三十卷

唐臨為禮部侍郎貶潮州刺史撰冥報記二卷

李義府為右相流振州著宦遊記二卷

武三思為特進梁王則天長安三年正月勅三思及

納言李嶠正諫大夫敬則司農少卿徐彥伯鳳閣舍

人魏知古崔融司封郎中徐堅左史劉知幾直史館

吳兢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長懸指別以

貽勸誠

劉仁軌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著行年紀十

卷行於代

杜儒童為大州刺史撰隋季革命記十二卷傳於代

何彥先為地官侍郎撰三國戰策十二卷行於代

劉允濟為著作佐郎嘗採摭魯哀公後十二代至於

戰國遺事撰後春秋二十卷表上之盛傳於代遷左

史兼直弘文館

魏元忠為中書令中宗神龍二年五月與左散騎嘗

侍武三思禮部尚書祝欽明史官太嘗少卿徐彥伯
秘書少監柳冲國子司業崔融中書舍人岑羲徐堅
等以則天實錄二十卷上之

元行冲爲太嘗少卿景龍三年十二月行冲以本族
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
簡爲學者所稱

宗秦客爲內史撰聖母神皇實錄十八卷

丘悅爲岐王傅撰三國典畧三十卷

劉子玄爲著作郎修史玄宗開元四年十一月與吳
兢撰修睿宗實錄二十卷則天實錄三十卷中宗實

錄二十卷以聞

吳兢爲太子左庶子開元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兢上
奏曰臣往者長安景龍之歲以左拾遺起居郎兼修
國史時有武三思張易之昌宗紀處納宗楚客常溫
等相次監領其職三思等立性邪佞不脩憲章苟飾
虛詞殊非直筆臣愚以爲國史之作在乎善惡必書
遂潛心積思別撰唐書九十八卷唐春秋三十卷用
藏於私室雖緝歷二十餘年尚刊削未就但微臣私
門凶孽頃歲以丁憂去官自此便停知史事竊惟帝
載王言所書至重儻有廢絕實深憂懼於是彌綸舊

紀重加刪輯雖文則不工而事皆從實斷自隋大業十三年迄乎開元十四年春三月即皇家一代之典盡在於斯矣既授將成此書於私家不敢不奏又卷軸稍廣繕寫甚難特望給臣楷書手三數人并紙墨等至絕筆之日當送上史館於是勅就集賢院修成其書俄又令就史館及魏遷荊州司馬其書竟未能就所修草本就亦自將帝令中使往荊州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疎畧不堪行用

魏又撰中宗皇帝實錄二十卷

裴光庭爲侍中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曰臣聞聖人述作先宅天人之心次紀皇王之跡垂謨訓於萬

代示褒貶於一方湯武道衰斯文將墜周公補其絕細仲尼振其頽綱然後樂正雅頌懲惡勸善自獲麟已來代歷千祀班馬以紀傳黜凡例魏晉以纂殺爲揖讓旣撓亂前軌又聾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伏惟陛下闢四門修六典高視風雅發揮經術徵臣末學待罪阿衡職兼弘文懼不勝任昔晉書文詞繁冗穿鑿多門太宗特紆宸衷親爲刊削兼命儒學以成贊論書稱御製臣等不勝大願上自周敬下至有隋約周公舊規依仲尼新例修續春秋經具有褒貶伏望進御裁定指歸如先朝故事其傳請與

館內直學士張琪李融等如左丘明受經敷暢聖意
屬詞比事原始要終審逆順之端定君臣之叙繼周
孔之絕跡闡文武之鴻休傳之無窮永爲程式帝手
詔報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所以稽象緯而垂訓誡
也卿博古知今通才達識處彌諸之任則忠謹日聞
綜墳籍之司則文儒道長今欲正人倫而美教化因
舊史而作春秋斥班馬之紕繆繼經傳之褒貶著述
之美當如斯焉將以先朝取朕裁定雖憲章前烈而
事業相懸卿且就功隨了續進

韋述開元時爲工部侍郎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
狐德柔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
始定類例續遺闕勒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
一卷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才

劉覲爲左拾遺依劉向說苑撰續說苑十卷以獻玄
宗嘉之蘭陵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

于休烈肅宗時爲太常少卿兼修國史至德二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
七卷起居注并餘書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
宮史館京城陷賊後皆被焚燒且國史實錄聖朝大
典修撰多時並無本伏望下御史臺推勘史館所

錄今府將招訪有人別收得國史實錄如送官司重
加購賞若是官書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
賞絹十疋數月之內唯得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
郎韋述陷賊入東京至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
三卷送於宮 又撰五代帝論
元載代宗朝為相廣德二年四月詔集賢院撰歷代
書志從載所請也

令狐峘為起居郎舍人兼修國史大曆三年峘修玄
宗實錄一百卷成峘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
亡失纂開元天寶間事唯得諸家文集編其詔冊名

臣傳十無三四後人以漏畧譏之

韓潭為夏綏銀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二年潭進統載
三十卷其書採虞夏以來至於周隋錄其事跡善於
始終者六百六十八人為立傳

沈既濟為左拾遺史館修撰撰建中實錄十卷

令狐丕為太僕寺丞憲宗元和二年七月丕進亡故
史官令狐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詔付史官初峘
為右庶子史館修撰坐貶吉州別駕實錄於貶所畢
功至是方奏以功贈工部尚書

裴垣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元和五年十月

增與史官蔣武等修成德宗實錄表奏之曰臣聞格
天周物之功繼統事難之績屬當與運則事顯一時
貽之後來則名示百代是以舜謂盡善禹稱無間典
謨斯在芳烈可徵雖垂訓必資於濬哲顧不朽亦賴
之紀述伏以德宗皇帝臨御天下殆三十年躬勤庶
政戡蕞羣慝消復厄運大拯橫流貞元之後天下無
事亭障寢柝梯航獻珍納蒸人於壽域兼前王之能
事加以聖政多暇睿文間作篆諸金石播於管絃扶
持翼武之勲苑節納忠之士亦猶呈拱辰極雲從飛
龍君臣協期事業光大宜當刊錄以垂無窮陛下掃

清察區恢復祖業執契求理思覲前鑒爰詔臣等俾
加撰錄臣與修撰官秘書少監蔣武以去年八月論
著絕筆勒成德宗實錄五十卷繕寫整飭今已就功
臣等學愧前脩職叨東觀雖談天測海未究其高深
而褒善貶惡靡懈其良直徒極揆採尚懼闕遺臣屬
有犬馬之疾未任躬自獻上伏以國之大典夙奉德
音編簡既終稽慢爲罪其實錄五帙五十卷并目錄
一卷謹隨表獻上帝覽而稱善詔答之曰朕獲纘丕
緒憲章成式永維皇祖之訓巍乎一代之典爰俾撰
錄垂之無窮以卿台輔正臣清直正氣博貫程制該

通古今載筆之司遂命監領果諸朕志克就厥功縑
緗永存風烈盡在祗若遺範感慰良深眷乃勤勞增
用嘉歎所進知乃賜增繒錦三百疋及銀器修史官
蔣武林寶韋處厚樊紳等既頒寵賜又皆命進秩蔣
武後改名又再居史職前後二十年著大唐宰臣錄
七十卷凌煙閣功臣秦府十八學士史臣傳共四十
餘卷宰相記三卷

劉竦爲右補闕集賢殿學士著傳記三卷

張薦爲工部侍郎初在史館二十餘年著宰輔傳畧
寓居錄令怪集等

馬宇爲秘書少監史館修撰有史學撰鳳池錄五十一
卷

范傳正爲宣歙觀察使著西陲要畧三卷

路隋爲翰林侍講學士諫議大夫穆宗長慶二年十

月勅隋及中書舍人韋處厚充史館修撰修憲宗實

錄仍分日入史館修實錄未畢之間且許不入內署

仍放朝參其實錄雖未絕筆統例取捨皆處厚創起

文宗朝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和四年

三月隋表上憲宗實錄曰臣聞古者左史記言右史

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遠自軒皇近惟列聖其間

睿哲文明之德格天濟物之功實賴記述傳諸不朽
伏以憲宗皇帝承十一葉之基運盪六十年之妖氛
神功燁於無外玄化光於有截詔儉德則漸澣濯以
番訓言憂勤則躬日昃而忘倦廣聰明則惟恐其不
聞納忠諫則咸許其自達羣臣荷寬裕之德黔首飽
慈惠之仁今之舉盛烈者貞觀開元元和而已誠宜
垂諸簡牒煥被縑緗長慶二年詔監修宰臣杜元穎
命翰林侍講學士臣處厚臣趙暨史官沈傳師鄭澣
宇文籀等分年編次實錄屬中外多故筆削未遑或
職秩遽移刊綴莫就陛下丕承鴻緒思弘祖德前詔

處厚繼命臣隋比因奏對促令纂勒臣今採處厚等
所錄又與見在史官蘇景裔等博訪遺逸精加研覈
以畢其功建茲周歲錯綜方就謹撰憲宗皇帝實錄
爲四十卷目錄一卷謹隨表奉獻雖列精極思徒効
其勤勞而測海窺天豈知其萬一無任悚惕兢慙之
至謹詣光順門奉進以聞詔報曰卿學貫六經究春
秋之微旨業精五典得簡冊之菁華編年紀述於皇
猷記事備陳於王業垂堯言而可法彰禹績而有光
極思盡誠宣我祖德閱覽之際虔感彌深賜監修國
史路隋及見在史官司封郎中蘇景胤起居舍人陳

夷行屯田員外郎李漢右拾遺蔣係各綿綵銀器有
差隋又進穆宗實錄二十卷文宗時隋爲門下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太和五年奏曰伏奉
七月十七日勅以順宗實錄頗非詳實委臣等重加
刊正畢日聞奏者臣奉宣尋以拜恩亦取史本欲加
筆削近伏見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彥威給事
中李固言及史官蘇景胤等各上章疏具陳刊改非
宜又聞班行以此論議頗衆臣伏以史策之作勸誡
所存事有當書理宜歸實匹夫美惡尚不可誣人君
得失無容虛載聖恩以前實錄記貞元末數事稍非

據實蓋出傳聞審知差舛便使刊正頃因坐日屢形
聖言通計前後至於數四臣及宗閔僧孺亦以承貞
已來歲月至近禁中行事在外固難詳知陛下所言
皆是接於耳目既聞乖謬因述古今引前史之直不
疑盜嫂之言及第五倫搗婦公之說固多此比難盡
信書所與睿鑒詳於聽言深慎於行事特此比類上
開聰明特蒙降察稍恕前謬繇是近番宣命令有改
修臣等伏以貞觀已來累朝實錄有經重撰不敢固
辭但欲粗刪深誤亦固盡存諸說宗閔僧孺相與商
量緣此書成於韓愈今史官李漢蔣係皆愈之子婿

若遺參撰或致私嫌以臣職既監修盍令詳正及經
奏請事遂施行今者寮庶兢言不如本起表章交奏
似有他疑臣雖至昧容非自請既迫羣議輒冒上聞
縱臣果獲修成必懼終爲時累且韓愈所書亦非出
已元和之後已是相循縱其密親豈害公理使歸本
職實謂正名其實錄狀伏望修示舊紀最錯者宣付
史官委之修定則與聖祖垂休永無慙於傳信下臣
非據獲減戾於侵官彰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
之義流言自弭時論攸宜詔曰其錄中所書德宗順
宗朝禁中事尋訪根柢蓋起謬傳諒非信史宜令史
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其餘依奏

李德裕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和八年九月己未進
柳芳舊聞三卷又撰異域歸忠傳二卷

王彥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開成二年二月進所傳
撰唐典七十卷其表曰臣去太和元年伏蒙聖恩擢
授諫官又叨史職注記之暇嘗覽國史臣輒畧其繁
文舉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一部凡
七十卷謹詣右銀臺門奉進文宗頗嘉之賜以錦綵
銀器仍宣付史館集賢院繕寫

李紳爲宰臣監修國史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奉勅憲

宗實錄宜令史館再修撰進入其先撰成本不得注
 破并與新撰本同進來至三年十月紳與修撰官鄭
 亞等修畢進至大中二年十一月又降勅曰憲宗實
 錄宜施行舊本委天下諸州府察訪如有寫得者並
 送館不得藏隱先是李德裕秉政以其父元和初為
 宰相前史官或書其不善之事故德
 裕先請不遷憲宗廟為議者沮
 之復請改撰實錄朝野非之

崔龜從為相大中五年七月上新撰唐曆三十卷

李讓夷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撰敬宗實錄
 十卷

裴暮為相監修國史大中八年三月暮修成文宗實

錄四十二卷上之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嘗少卿將偕
 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頒賜銀器錦綵有差
 崔玄暉以著述為業所撰義士傳十五卷友義傳十
 卷

豫章黃國奇較釋

柳玘為吏部侍郎大順二年二月勅玘等修宣宗懿
 宗僖宗實錄始丞相監修國史杜讓能以三朝實錄
 未修乃奏吏部侍郎柳玘右補闕裴廷裕左拾遺孫
 泰駕部員外郎李喬太嘗博士鄭光庭等十五人分
 修之踰年竟不能編錄一字惟廷裕採宣宗朝耳目
 聞覩撰成三卷目曰東觀奏紀納於史館

沙仲稷昭宗龍紀中纂野史十卷起自太和終於龍紀因曰太和野史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又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四

採撰

唐路隋為翰林侍講學士與中書舍人韋處厚同撰憲宗實錄丙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不載其事跡隋等立議曰凡功臣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為誠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

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爲漢相爵列通侯
而良史以爲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
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稚郭泰皆終
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
道避禍而傳與周邵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
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
得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於今稱之
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
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
重利故也自古及今可勝數乎

李吉甫爲相監修國史元和八年十月宰臣以伏下
候對於延英殿帝以時政記問於宰臣吉甫對曰是
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左史記言
今起居卽是也右史記動今起居舍人是也永徽中
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輿造膝之言或不下問因請
隨奏對而記伏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帝曰其
間或修或不修者何也吉甫對曰凡而奏德音未及
施行總謂機密固不可書以送史官其間謀議有發
自臣下者又不可自書以付史官及事已行者制旨
昭天下皆得聞之卽史官不記不待書以授也且臣

丹府元覽 採撰 卷之五十七
觀時政記者姚璿修長壽及璿罷而事廢賈耽齊抗
修貞元及耽罷而事廢然則關於政化者不虛美不
隱惡謂之良史

梁李琪貞明中歷兵禮吏侍郎與張袞郝殷象馮錫
嘉奉詔脩撰太祖實錄三十卷叙述非工事多漏畧
復詔宰臣敬翔別纂成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遺與
實錄偕行

後唐趙熙明宗時爲起居郎史館脩撰天_成二年八
月熙上言曰伏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纘聖承乾成
從睿哲之功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蕩定京華廓

清箴規委諫諍之臣輔弼任賢良之士莫不盡編竹
帛已播遐陬其有聖德憂勤睿謀沉密至理每叶於
神化格言皆契於天時或拱極侍衛之臣或秉政樞
機之地或陛下有籌畫之妙或大臣得應對之儀外
班既不聞知直史憑何紀錄實慮歲月深久永作遺
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
伏乞委內臣一人_友具抄錄月終關送史館庶使簡
編畢備言動無遺垂萬古之美談顯一時之盛事九
月史館奏伏奉九月八日勅國祚中興已逾五載皇
基統嗣爰及兩朝其有紀年之書行事之紀未聞編

錄實謂曠遺所司既不舉明史官又無起請因循斯
久闕漏轉多宜令史臣先修太祖武皇帝莊宗兩朝
實錄速具奏呈新朝日曆行事亦可精專纂錄無使
廢墜者伏以簡編事重久闕鑿修須循廣記之規以
備必書之要館司或有闕漏公事盡令提舉施行伏
自陛下赴難維京以副人望宰臣百辟諸道藩侯各
貢箴章請臨寶位羣情尤切三讓彌堅且行教令之
規先進代王之號既從俞允尋就繼承皇澤播於萬
方聖功超於千古伏自大駕臨至德宮宰臣百官諸
道侯伯各上勸進箴表及聖旨謙讓批答兼宣諭諸

道教令詔書及寶冊文并自天成元年四月後至今
年九月以前內降詔書陛下日親時政金丁所宣去
弊除姦及近日敷奏省費從寬之事竝請下所司各
簡抄錄送館所異編修總無漏畧從之十二月同州
節度使盧質准勅錄太祖莊宗兩朝功臣書詔白進
之是月都官郎中庾傳美訪圖書於三川孟知祥處
得九朝實錄及雜書傳千餘卷竝付史館同光已後
館中煨燼無幾九朝實錄甚濟其闕

趙鳳監修國史天成四年七月鳳奏當館奉勅修懿
祖獻祖太祖莊宗四帝實錄自今年六月初一日起

手旋具進呈次伏以凡關纂述務合品題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實錄追尊冊號之帝約文只可紀年所修前件史書今欲自莊宗一朝名爲實錄其太祖已上竝日爲紀年從之至其年十一月史館上新修懿祖獻祖太祖紀年錄共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鳳及修撰張昭遠呂咸休各賜緡絲銀器等崔悅爲都官郎中知制誥長興二年五月悅上言臣聞高祖神堯皇帝初定天下起居舍人令狐德棻上言以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恐十數年後事跡茂聞因命儒學大臣分撰南北諸史且言異代猶恐棄遺况

在本朝豈以湮滅臣嘗聞宣宗繼承大業思致時雍牙食宵衣憂勤庶務十餘年之內可謂治平於時史官雖有注記尋屬多故輦輅省方未暇刊修皆至淪墜統臨之盛寂寞無聞伏思年代未遙耳目相接豈無野史散在人間伏乞特命購求十獲五六亦可備編修冀成一代之信書永祚千年之盛觀從之

三年五月史館奏當館職備編修理無曠失將美惡而具載庶古今以同風垂訓將來傳範不朽實有國之重事乃設教之本根伏自冠盜寢興皇唐中否四朝之聖君令命寂寞無聞數世之忠臣楷模湮淪罔

紀至於后妃貴王帝子皇孫禮樂廢與制度沿革不
 偶文明之運難崇祖述之規既遇昇平須謀纂集勅
 旨史館奏陳事件皆叶規程顯驗公勤竝宜依允
 十一月壬午史館奏自宣宗朝以來時歷四朝未有
 實錄年代深遠簡牘散亡更歷歲時轉失根本自中
 興已來累於諸道購纂四朝日歷報狀百司關報亦
 恐已曾撰到實錄值亂亡失乞下兩浙湖南巡屬購
 募四朝野史及除自報狀關報等廢成撰集之功從
 之

四年十一月史館奏先奉勅旨纂修太祖武皇帝莊

宗光聖神閔孝皇帝兩朝實錄呈進者臣學虧富瞻
 功懼裁成職司獲奉於簡書祖述濫承於綸旨國家
 神符運祚代出忠賢始祖自太宗朝初鎮墨離爰崇
 官族帶礪之紛華不絕鼎彝之盛美可尋懿祖昭烈
 皇帝立功元和翊戴章武東平淮蔡西闢河湟獻祖
 文皇帝既紹家聲愈遵堂構破晁夷而還貴主誅潞
 孽而定徐方伏鉞分憂振雄名於聞服維城作固濬
 靈派於天潢太祖武皇帝投袂勤工誓心報主拯三
 朝之患難邁五霸之英威經綸既叶於上玄捲祐乃
 延於下武莊宗神閔皇帝謀猷特立睿哲遐宣訓卒

冊府元龜 採輯 卷之三百五十七
練兵櫛風沐雨纘崇鳳曆恢三百載之世功平盪梟
巢剗四十年之讐耻一登大寶四換周星其間天地
慘舒君臣善惡旋自宮闈變動簡牘散亡遂徧訪於
見聞庶備詳於本末修撰朝議郎左補闕張昭遠傳
於記覽早預編排自今年六月一日與同職官員等
共議纂修獲成紀錄臣叨司筆削比乏史才如井英
妄測於河源神竈強論於天道殺青斯竟代斲增慙
又以三祖追尊有殊受命約之舊史必在正名謹叙
懿祖書一卷獻祖書二卷太祖書一十七卷竝題日
紀年錄先帝自龍飛晉陽君臨天下以日繫月一十

九年謹修成實錄三十卷誠多紕繆仰讀休明願欽
素以驚心塵冕旒而洽背是日賜門下侍郎兼工部
尚書平章事監修國史趙鳳雜絲五十疋蓋椀一副
李愚爲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創業功臣
傳三十卷愍帝應順元年閏正月愚與修撰判館事
張昭遠等詣閣門進新修唐功臣列傳三十卷
韓昭裔爲端明殿學士末帝清泰元年史館上言凡
書詔及處分公事臣下奏議望命近臣以時繫日錄
下史館編修詔昭裔及樞密直學士李專美錄送有
司行明宗時舊事也

劉昫自唐末帝時爲丞相監修國史清泰元年七月
昫奏曰史官奏天成二年九月詔纂修太祖至莊宗
實錄及功臣列傳四年十一月修懿祖獻祖太祖紀
年實錄二十卷莊宗實錄三十卷呈進其功臣列傳
委元修史官張昭遠與史館修撰相次編纂列傳計
三十卷今年閏月七日進呈未下所司臣以立功立
事須標於竹帛記言記事靡漏於簡編貴資褒貶之
文備述艱難之業伏惟陛下大明御宇至道臨人定
寰區以武功守宗祧以文德輝耀三古超越百王莫
不萬國來庭千官舉職臣叨居鈞軸已愧庸虛曾無

筆削之勞謬處監修之任輒茲舉奏冒瀆宸嚴詔所
修列傳付史館先是今春史館進之鄂王省視次便
屬起兵因是亡失故重繕寫奏故也二年六月制曰
恭惟先皇帝夷凶靜亂開國承家社稷危而再安乾
坤否而復泰弘宣一德寵惠兆民八年之間家給人
足然而致理之績雖已播於頌聲紀事之書尚未編
於史氏緬維纘奉之道良增愧惕之懷其實錄宜令
史館疾速修撰呈進唯務周詳勿令闕漏

姚顛爲相兼監修國史清泰三年顛上表奉詔臣等
同修先皇帝實錄進呈自承天旨尋戒百官同申太

史之舊章徧訪茂陵之遺牒莫不囊螢汗簡寢筆懷
鉛粗成典冊之大綱詎副宸旒之重委臣聞刻木結
繩之代泥金簡玉之朝傳茂實於無窮潘英聲於不
朽良以絃歌誦美竹帛書勲然則序皇猷而有質有
文論帝道而或疎或密疎則見譏於良史審則利澤
於洪源故禹穴藏書作法永垂於千古橋山刻木化
民何止於百年恭惟明宗聖德和武欽孝皇帝務實
去華本仁祖義鄙漢家之霸道薄用刑名遵老氏之
玄言克敦慈儉爰自仗義旂於參野總戎鉞於渠門
三紀訓兵奉列聖而重安鼎祚八年御宇育黎元而

別創羅圖臣歷覽前經詳觀哲后無如先聖居宗室
而扶持景運作維城而屏翰皇家鷹揚豹變之奇蹟
屈龍伸之智年總總角位已建牙輔獻祖太祖之經
綸解僖宗昭宗之禍難東平巢蔡北靜蕃渾披榛棘
而立朝廷斬豺狼而興社稷及莊宗失馭寰海橫流
方哀義帝之喪堅守唐侯之位而謳歌遽迫曆數爰
歸於是革秦皇漢武之澆風修真觀開元之仁政以
臣幽淺何以發揮自捧絲綸如挾冰炭但緣職分難
避擬掄臣即與判館事修撰官中書舍人張昭遠中
書舍人李詳左拾遺吳承範等依約典謨考詳記注

按編年之舊體各次第以分功起龍潛受命四十年成鳳冊新書三十卷雖研精覃思備振於綱條而事重才輕仍憂於漏畧加以裝褫鹵莽繕寫生疎旋命直館右拾遺楊昭儉虔切指蹤專司較勘尚虞外悞未盡周詳將冒犯於進呈實倍增於憂負翌日詔獎飾其書付史館中書門下率百官上章慰賀

晉賈緯爲起居郎史館修撰緯謂監修趙瑩曰唐史一百三十卷止於代宗已下十餘朝未有正史請與同職修之瑩異其言具奏晉祖然之謂李崧曰賈緯欲修唐史何如對曰臣每見史官輩言唐朝近百年

來無實錄旣無根本安能編紀緯聞崧言頗怒而責崧沮已崧曰與公鄉人理須相惜此事非細安敢輕言緯見宰相論說不已明年春勅修唐史天福六年二月己酉緯奏曰伏覩國史館唐高祖至代宗已有紀傳德宗至文宗亦存實錄武宗至濟陰廢帝凡六代唯有武宗實錄一卷餘皆闕落臣今採訪遺文及者舊傳說編成五十五卷目爲唐年補遺錄以備將來史官修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畧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是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華山歸馬宗文之道已行虎

殿延儒質疑之論斯啓一昨幸宣綸誥精擇史官以
李氏父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而創
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謬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湮沉將
輯十書以修墜典臣久居職分深耻闕遺今錄淺聞
別陳短序伏冀特廻睿鑒俯念愚衷芸閣蓬山誠莫
禪於良直蹄涉掬土願少効於高深請下有司用資
取證上覽之嘉歎賜器皿幣帛

晉高祖天福六年二月己亥詔曰百王大典千古元
龜償不編修永成漏畧有唐氏遠自高祖下自明宗
紀傳未分書志咸闕今耳目相接尚可詢求若歲月

更疾何繇尋訪春言筆削宜屬英髦戶部侍郎張昭
遠起居郎賈緯秘書少監趙鼎吏部郎中鄭受益左
司員外郎李爲光等學竝該通文皆微婉俾成信史
足展長才宜令張昭等修撰唐史仍令宰臣趙瑩監
修昭又以唐朝數帝編簡殘缺詔遣修唐朝一代正
史昭長於筆述銳於採求不三歲取天寶前舊史至
濟陰少主寶錄野史共纂成二百卷以聞有制稱美
尋加戶封書付史館

晉少帝開運二年史官上新修

三卷并目錄一卷都計一十帙賜監修

前朝劉昫及修史官等繒絲銀器有差
趙瑩爲相鹽修國史天福六年四月瑩奏曰伏以唐

室君臨歷年長遠至若王言帝載國史朝經治平之
時充溢臺閣自李朝喪亂迨五十年四海沸騰兩都
淪覆竹簡漆書之部帙多已散亡石渠金馬之文章
遂成殘缺今之書府百無二三臣等虔奉綸言俾令
撰述褒貶或從於新意纂修須按於舊書既闕簡編
先憂滯落臣今據史館所闕唐書實錄請下勅購求
昔咸通中宰臣韋保衡與蔣侔皇甫煥撰武宗宣宗
兩朝實錄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懿宗僖宗兩朝實
錄皆遇國朝多事或值皇輿播越雖聞撰述未見流
傳其韋衡裴贄合有子孫見居職任或門生故吏曾

託纂修或秘藏於士族之家或韜隱於鉅儒之室聖
代方編於舊史者年有事於故朝聞此謬論諒多快
愜况行恩獎以重購求請下三京諸道及中外臣僚
凡有將此數朝實錄詣闕進納請量其文武才能不
拘資地與除一官如卷帙不足據數進納亦請不次
獎讐以勸來者日會昌至天復垂六十年其初李德
裕平上黨著武宗伐叛之書其後康承訓定徐方有
武寧本末之傳如此色類記述頗多復有世積典墳
家傳史筆或收纂當時除目藏在私居或採摭近代
制書以爲文集未逢昌運無以發明今屬搜揚誠爲

採撰
際會既傳志業佇見旌讐請下中外臣僚及明儒百
學有於此六十年內撰述得傳記及中書銀臺事吏
館日曆制詔冊書等不限年月多少並許詣闕進紙
如年月稍多記錄詳備請特行簡拔不限資序臣與
張昭等共議所撰唐史抵叙本紀列傳十志本紀以
綱帝業列傳以述功臣十志以書刑政本紀以綱帝
業者本紀之法始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
繫時以時繫年刑政無遺綱條必舉須憑長曆以編
甲子請下司天臺自唐高祖武德元年戊寅至天祐
元年爲甲子轉年長曆一道以憑編述諸帝本紀列

傳以述功臣者古者衣冠之家書於國籍中正清議
以定品流故有家傳族譜族圖江左百家軒裳繼軌
山東四姓簪組盈朝隋唐已來勲書王府故士族子
弟多自紀世功備載簡編以光祖考今宸恩渙洽屬
意謨論卿士大夫咸多世族聞茲汗簡孰不慰心請
下文武兩班及藩侯郡牧各叙累代官婚名諱行業
功勲狀一本如有家譜家牒亦仰送官以憑纂叙列
傳十志以書刑政者五禮之書代有沿革至開元刊
定方始備儀自寶應已來典章漸缺其祗見却廟冊
拜公王攝事相禮之文車輅服章之數勢移權倖禮

或僭差故軍容釋奠於儒宮舉朝議詰巷伯扈鑿而法服博士抗論年代既深禮文斯忒請下太嘗禮院自天寶已後至明宗朝已來五禮儀注朝廷行事或異舊章竝據增損節文一一備錄以憑撰述禮志四懸之樂不異前文八佾之容或殊徃代隋唐已來樂兼夷夏乃有文舞武舞之制坐部立部之名天寶之初雲韶大備寶應之後音律漸哀郊廟殿庭舊章斯缺自咸秦盪覆鐘石淪亡龍紀返正之年有司特鑄懸樂旋宮之義空有其文請下太嘗寺其四懸二舞增損始自何朝及諸廟樂章舞名開元十部用廢本

末一一按錄以憑撰述樂志刑名之制代有重輕隋唐已來疏爲律令然累朝雖有制勅相次增益舊條以此格律之文未能畫一後勅不編於實錄諸制多在於法書請下大理寺自著律令已來後勅入格條者及會昌已來所經疑獄一一關報以憑撰述刑法志律曆五行天文災異中書實錄前代具書自唐季亂離簡編淪落太史所奏竝不載於冊書謫見之文時或存於星曆請下司天臺自會昌已來天文變異五行休咎曆法改更據朝代年月一一條錄以憑撰述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唐初定官品令三公三師爲

第一品尚書令僕爲第二品兩省御史臺寺監長官
六尚書爲第三品自定令已後官品錯舛比諸令文
前後同異又有兼攝簡較之例資授冊拜之文軍容
或盛於朝儀使務漸侵於省局以此官無定令位以
賞功臺府之權隨時輕重求諸官志前代無聞請下
御史臺自定令已後文武兩班品秩或升或降及府
名使額寺署廢置官名更改一一具析以憑撰述職
官志畫野離疆實均九貢帶河礪嶽爰命諸侯唐初
守邊則有都督總管之號開元命將即有節度按察
之名故刺史多帶於使衙郡閣更兼於軍額其後四

安之地因亂多設於戎夷九牧之中乘寵遂邀於旄
鉞故山河易制名類實繁請下兵部職方自開元已
來山河地理使各軍額州縣廢置一一條列以憑撰
述郡國志漢述藝文隋編經籍蓋以總括典墳之部
牢籠流畧之書唐初以迄開元圖書大備歷朝纂述
卷軸彌繁若不統而論之何彰文雅之盛請下秘書
省自唐初已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姓氏圖
部大數報館以憑撰述經籍志臣名叨輔弼學愧裁
成獲奉制書俾專信史伏以有唐續曆累葉承平文
德武功已紛綸於圖謀記言載筆尚闕漏於簡書皇

帝陛下永念淪胥深思揖讓周武謁成湯之廟不忘
故朝漢皇封王叔之孫蓋悲亡國今則已覃優渥爰
勤纂修比在臣僚孰不知感所懼史才短淺識局荒
唐實慮庸虛有孤宸委所陳條例如可施行請下所
司庶幾集事從之

漢竇貞固隱帝時爲相乾祐二年貞固上言臣伏觀
上自軒昊下及隋唐歷代帝王享國年月莫不裁成
信史載在明文或編修只自於本朝或追補亦從於
來者曾無漏畧咸有排聯蹤迹相尋源流可別五運
生成之道於是乎彰明一時褒貶之書因茲而昭著

古既若此今乃且然輒敢上言庶裨有作伏以管高
祖洎少帝兩朝臨御一紀光陰雖金德告哀蓋歸曆
數而炎靈復盛固有階緣先皇帝昔在初潛曾經所
事舜有歷試之迹禹陳俾乂之功載尋發漸之跡實
謂開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實錄神功聖德靡不
詳明述漢之興繇晉而起安可遺落朝代廢闕編修
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沒莫究端繇伏惟
皇帝陛下德洽守文功宣下武化家爲國備觀王業
之源續聖繼明益表帝圖之美舊章畢舉墜典聿修
伏乞睿慈勅史官纂集晉朝實錄勅五運相承歷代

而猶傳鳳紀百王垂訓繼明而具載鴻猷况今司契御乾握圖纂極事每循於師古政必究於化源迨自金行成茲火德所請編錄庶補闕文其晉朝實錄宜令監修國史蘇逢吉與史官賈緯竇儼王仲等修撰呈進至太祖廣順元年七月竇貞固上言臣監修國史時奉詔修晉朝實錄伏以皇帝陛下武功定業文德化民河圖雜書將薦聖明之瑞商俗夏諺無輕典誥之資厚言貽誠以弘心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任叨南董才愧班荀屬辭虧朗暢之功總論寡精微之識秩無文於昭代浪塞闕如收遺韻於傳文與開來

者奉茲鈇槩賞以油緇同傾獻扶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撰晉高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謹詣東山閣門呈進勅貞固等羣書覩與直筆記言成一代之明文繼百王之盛典豈特洪纖靡漏抑亦褒貶有彰將播無窮永傳不朽歎重褒美傾刻不忘

周世宗顯德三年十二月詔曰伏以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剗平多難開啓洪圖用于戈而清域中修禮樂而治天下克勤克儉乃武乃文入絃方混於車書三載忽遺於弓劍志謀慮畧旣高冠於前王聖德神功尚未編於信史詢於典禮闕孰甚焉宜垂不

則之文以永無疆之美其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
帝實錄宜差兵部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員委
張昭定名奏請又詔曰書契已來史冊相繼明君暗
主罔或遺之所以紀一時之興亡爲千古之鑒誠梁
均帝唐清泰二主皆居大寶奄宅中區雖負宸當陽
不享延洪之數而編年紀事互存纂錄之規用備闕
文永傳來裔其梁均帝唐清泰二主實錄宜差兵部
尚書張昭修纂其同修纂官員亦委張昭定名奏請
四年正月兵部尚書張昭奏奉勅編修太祖實錄及
唐梁二主實錄今請國子祭酒尹拙太子詹事劉

溫叟同編修又奏撰漢書者先爲項傳編蜀記者首
序劉璋所貴神器之傳授有因曆數之推遷得序伏
緣漢隱帝君臨在太祖之前其歷試之績並在漢隱
帝朝內請先修隱帝實錄以全太祖之事功又梁末
主之上有郢王友珪纂弒君位未有記錄請依宋書
劉劭例書爲元兇友珪其末主請依古義書爲梁廢
帝其書曰後梁實錄唐末主之前有應順帝在位四
年出奔亦未編紀請書爲前廢帝清泰主爲後廢帝
其書並爲實錄兼請於諸道搜索圖記並從之五年
六月兵部尚書張昭等修太祖實錄三十卷上之

顯德六年十二月壬申朔史館奏請差官撰修世宗實錄從之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五

論議

自左丘明授經於仲尼而為之傳其後太史公易編年之舊表明述作之微旨揚摧而論文辭炳焉班氏父子專心載籍亦復斟酌前史譏正得失爾後當筆削之任者蓋不乏其人焉至於考正先民之異同論

次一時之類例斷以年紀裁以體範深述懲勸之本
極談書法之事或列於封疏或形於奏記至乃立言
以番制移書以布懷罕不磅礴今古講求與蹟緒言
佳話藹乎前開足以見作者之志矣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
不達其意而師詩詩感也各習師法惑於初見詩布內切乃論六家之

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大傳謂易

繫辭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

之異路有省不省耳言發跡雖殊同歸於治但學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緒耳直猶但

也嘗竊觀陰陽之術大詳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畏

其其也拘曲礙也然其叙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事難盡從然其叙

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易變也墨

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徧循言難盡用然其疆本節

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

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善其身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古

者名位不同禮亦異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

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澹定萬物澹古其為術

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也千准

與時遷徙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

得府元龜 國史部 卷之五百五十八 一

易操事小而功多操執持也 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

天下之儀表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

臣佚佚樂也 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美黜聰明黜聰明

太素反本歸貞則理得 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

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古

早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位八

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謂月令者 日順之者昌逆之

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經嘗 弗順則無以為天下

紀綱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經為

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

究其理究盡也 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

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

亦上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上階三等茅茨不

翦採椽不斲屋蓋曰茨以茅覆屋也採 飯土簋歃土

刑簋所以盛飯也刑以盛羹也土謂燒土為 糲梁之

食糲粗米也一斛粟 藜藿之羹藜草似蓬也 夏日葛

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

禮必以此為萬民率故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

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疆

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給亦足也人人家家皆得足也此墨子

之所長雖百家不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

壹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

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

不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

分秩問切名家苛察繳繞

繳繞猶纏繞也繳功鳥切使人不得反其意剗決於名時失人情

剗讀與專同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

不失

引名責實參錯交伍明知事情者

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

曰無不為

無為者守靜一也無不為者功利大也

其實易行其辭難知

言指趣幽遠

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

任自然也無成勢

無嘗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

主有法無法因持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

典起也舍廢也

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

無機巧之心但順時也

虛者道之常

也因者君之綱也

言因百姓之心以為教但執其綱而已

羣臣竝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

之款

款空也空則明也中當也充也中竹仲切

款言不聽姦迺不生賢不

肖自分白黑迺形

形見也

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迺合

大道混混冥冥

元氣之貌也混故本切

光耀天下復反無名

返還

也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太用則竭形太

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合

故聖人重之繇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
 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繇哉又謂其子
 遷曰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哀孔子修舊起廢論詩
 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
 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
 臣義士子為太史而論載廢天下之文予甚懼焉
 爾其念哉又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
 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
 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
 子何敢讓焉

言當已述成先人之業何敢自謙當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大夫壺

遂曰昔孔子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童生

仲舒周道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

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中是非謂本其得失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

事而已矣以諸侯僭侈大夫擅權故子曰我欲載之

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與讀

日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

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

化以變化之道為長也長讀如本字一日長謂崇長之也竹兩切禮綱紀人倫故長

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
 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詠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
 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
 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道言撥亂世
 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
 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
 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
 失其本已已語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今之易
象繫辭正無此語所稱易緯者則故臣弑君子弑父
有之言斯蓋易象之別記者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易坤卦有國者不可以

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

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

知其權經嘗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蒙首惡之名蒙猶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

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其

雖善以不知義理被之空言不敢辭趙盾不知討賊

之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

不子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所干犯也臣不臣則誅

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

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

之太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禁者易見而禮之所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

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斷决也决之於禮義也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

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

史公曰唯唯否否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也唯唯祭切不然余聞之先

人曰處義至純厚作易八卦慮讀與伏同堯舜之盛尚書

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

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已來至

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於

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政化清也於讀曰烏澤流罔極罔無也極止也海外殊

俗重譯款塞款叩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也道言也臣

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力勤也且士賢能

矣而不用有國者耻也王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

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成功臣賢大夫之

業不述墮先人所言墮毀也謂不修之也音火規切罪莫大焉余所

謂述故事整齊其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

矣

後漢班彪為徐令以病免彪既才高而好著述遂專

心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太初已後闕而

不錄彪乃繼採前史遺事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

因斟酌前史而譏正得失其畧論曰唐虞三代詩書

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見於史籍昔夏太史終古殷太史勢周太史儋也

暨於諸侯國自有史魯季孫召外史掌惡臣備史也龍骨者我太史也楚有左史尚

相故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者與於

田賦乘馬之事檮杌者器凶之類典於記惡之誠春秋以二始四時以記萬事遂各以爲名其記事一也

見趙岐定哀之間魯定公哀公也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

作左氏傳三十篇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繇是

乘檮杌之事遂闕不行於是爲闕也其書今亡而左氏國語獨章

又有記錄黃帝以來至春秋時帝王公侯卿大夫號

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後七國並爭秦并諸侯則

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定天下大中大夫陸賈記

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

採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自

黃帝下訖獲麟武帝大始三年登龍虎首獲白麟遷作史記絕筆於此年也作本

記世家列傳書表凡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十篇謂文景紀

武紀禮書樂書兵書稽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傳斬列傳遷之所記從漢元

至武則絕其功也至於採經據傳分散百家之事甚

多疎畧不如其本務欲以多聞廣載爲功論議淺而

不篤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黃帝老子道家也五經儒學也

遷序傳曰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所形足萬物之謂崇黃老也又曰儒者傳而寡要勞而少功此謂

薄五經也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史記貨殖傳序曰家貧親老妻寡

弱歲時無以祭祀飯食被服不足以自適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無崇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稽仁義

亦足道游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史記游俠傳序曰季次原憲行君子

羞也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終身空室蓬戶褐衣

疎食不饜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仁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器必成不愛其軀赴士之見蓋有足多

者今拘學成範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刑極

榮取名哉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刑極

謂遷被腐刑也遷與任然善述序事理辯而不華質

而不野文質相稱蓋良史之才也誠令遷依五經之

法言同聖人之是非意亦庶幾矣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夫

百家之書猶可法也若左氏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

春秋太史公書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繇觀前聖人

之耳目也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

世家卿士特起則曰本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

衡山謂遷著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片被殺無子孫相繼者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裔當

世家而不之列細意委曲條例不經若遷之著作採

言進退之失也獲古今貫穿經傳至廣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煩故

有其書刊落不盡尚有盈辭多不齊一刊落者謂削落繁蕪所有

不若序司馬相如舉郡縣著其字至蕭曹陳平之屬

善及董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縣而不郡者蓋不

丹府元覽國史部

暇也史記衛青平陽人也張釋之今此後篇慎覈其之緒陽人並不顯郡之類也事整齊其文不為世家唯紀傳而已傳曰殺史見好平易正直春秋之義也

張衡字平子為太史令安帝永初中謂者僕射劉珍
校書郎劉駒駱等著作東觀撰集漢紀因定漢家禮
儀上言請衡參論其事會病卒而衡嘗歎息欲終成
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
綴表曰臣仰幹史職敢微官守竊貪成訓息志頑愚
顧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竭思於補闕俾有漢休
烈比長久於天地竝光明於日月照示萬嗣永永不

朽也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
事其畧曰易稱虞戲氏王天下虞戲氏沒神農氏作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
今宜并錄又一集事曰帝系黃帝產青陽昌意周書
曰乃命少皞清清即清陽也今宜實定之又以為王
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
元后本紀又更始君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
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
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

劉千秋為越騎校尉校書東觀好事樊長孫與書曰

漢家禮儀叔孫通等所草創皆隨律令在理官藏於
几閣無紀錄者久令二代之業闕而不彰誠宜撰次
依擬周禮定位分職各有條序今人無愚智入朝不
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已劉君甚然其
言與邑子通人郎中張平子參議未定而劉君遷爲
宗正衛尉平子爲尚書郎太史令各務其職未暇恤
也至順帝時平子爲侍中典校書方作周官解說乃
欲次述漢事會復遷河間相遂莫能立也述作之功
猶不易矣旣感和言顧見故新汲令王文山小學爲
漢官篇畧道公卿內外之職旁及四夷博物條暢多

所發明足知舊制儀品

晉賈謐爲秘書監掌國史朝廷議立晉書限斷中書
監荀勗謂宜以魏正始起年著作郎王謨欲引嘉平
已下朝臣盡入晉史於時依違未有所決惠帝立便
使議之謐上議請從泰始爲斷於是事下三府司徒
王戎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黃門侍郎
稽紹國子博士謝衡皆從謐議騎都尉濟北侯荀駿
侍中荀藩黃門侍郎華混以爲宜用正始開元博士
荀熙乃協謂宜嘉平起年謐重執奏戎華之議事遂
施行

宋徐爰爲太常丞初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即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傳爲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勤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雖神宗始於俾又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寔維雍伯考仁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茲義基帝業乎豐郊紹禘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姓之本泰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遠史鴻規典謨

緬邈紀傳成準善惡具書成敗畢記伏惟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舉剗定鯨鯢天人作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統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遐聞莫或期等宜依御書改文登冊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於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典體大方雷不朽請外詳議於是外內博議太宰夏江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

熙元年爲斷散騎嘗侍巴陵王休若尚書全部即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翻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范曄爲太子詹事撰後漢書以爲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籍之作大義粲然著矣議者咸稱二子有良史之才遷文直而事覈固文贍而事詳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壘壘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爲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議論嘗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

身成仁之爲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固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仁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南齊袁彖爲秘書丞議駁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祥瀾二篇所謂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夫事關策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轆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畧宜列其性業附出他篇

後魏高祐孝文時爲秘書令後與丞李彪等奏曰臣

等聞典謨番文話言所以光著載籍作戒行事所以昭揚然則尚書者記言之體春秋者錄事之辭尋覽前志斯皆司勳之實錄也夏殷以前其文弗具自周以降典章備舉史官之體文質不同立書之古隨時有異至若左氏屬詞比事兩至並書可謂存史意而非史體逮司馬遷班固皆博識大才論叙古今曲有條章雖周達未兼斯寔前史之可言者也至於後漢魏晉咸以放之爲推聖朝翔制上古開基長發自始均以後至於成帝其間世數久遠是以史弗能傳臣等疎陋忝當史職披覽國史竊有志焉愚謂自王業

始基庶幾草創皇始以降光宅中土宜依遷固大體用事類相從紀傳區別表志殊異如此修綴事可備盡伏惟陛下先天開物洪宣帝命太皇后淳曜二儀惠和王度聲教之所洽風譯之所覃固已義振前王矣加以太和已降年未一紀然嘉符禎瑞備臻於往時洪功茂德事萃於曩世會稽佇玉牒之章岱宗想石記之列而秘府策勳述美未盡將令皇風大猷或闕而不載功臣懿績或遺而弗傳著作郎已下請取有才用者參造國書如得其人三年有成矣然後大明之功德光於帝篇聖后之勲業顯於皇策佐命忠

貞之倫納言司直之士咸以備著載籍矣孝文從之
時李彪專統著作祐爲令時相關預而已
李彪爲度支尚書除名及宣武踐祚彪求復舊職修
史官之事乃上表曰臣聞龍圖出而皇道明龜書見
而帝德禋斯冥冥中之書契也自瑞官立而卑高陳
夷險建而貴賤序此乃人間之繩式也是以唐典策
欽明之策虞書銘慎徽之篇傳著夏氏之箴詩錄商
家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逮於周姬鑒於
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聯郁乎其文
典章大畧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丕烈察歌音辨周

公之至孝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
至若尼父之刪魯籍丘明之辨孔志可謂婉而成章
盡而不朽者矣自餘乘志之比其亦有趣焉暨史班
之錄乃文竊於秦漢事盡於哀平懲勸兩書華實兼
載文質彬彬富哉言也今大漢之風美類三代降及
革馬陳干咸有放焉而敷贊弗遠不力致豈虜也哉
其餘卒見而書觀事而作者多矣尋其本末亦可往
來焉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餘年幾十紀
太祖以弗違開基武皇以奉時創業虎嘯域中能飛
宇外小徃大來品物咸亨自茲以降世濟其光史官

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有闕美隨日落
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
十一年先帝先后遠惟景業縣縣休烈若不恢史闡
錄懼上業茂功殆有缺矣於是召名儒博達之士充
麟閣之選於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
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
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
墜與著作等鳩集遺文并取前記撰為國書假有新
進時賢製作於此者恐閤門既異出入生疑絃柱既
易善音或謬自十五年以來臣使國遷頻有南轅之

事故載筆遂寢簡牘弗張其於書功錄美不其闕歟
伏惟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
奄焉殂落凡百黎瓘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獻之
貞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
其氣地樂其靜不愆不忘率繇舊章可謂重明疊聖
元首康哉惟先皇之開造物經綸浩曠加以魏典
流製藻績番篇窮理於有象盡性於衆變可謂日月
出矣無幽不燭也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
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又曰無周
公之才不得行周公之事今之親王可謂當之矣然

先皇之茂猷聖遠今王之懿美洞鑒准之前代其德
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炤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
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炤也慮周四時者先
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
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
者先皇之畧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繇岐陽
者先皇之義也張藻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漢
者先皇之智也變代南遷者先皇之禮也外中告成
者先皇之肅也親度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關
者先皇之充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

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
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焉
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
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
明小則與四時並茂其大者孔子左丘是也小者史
遷班固是也故能聲流於無窮義昭於來裔是以金
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
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故尚書稱羲和
世掌天地之官張衡賦曰學乎史氏斯蓋世傳之義

也若夫良治之子善知爲裘良弓之子善知爲箕物
豈有定習串則知耳所以言及此者一職不修事多
淪曠天人之際不可須臾闕載也是以談遷世而功
立彪固世而事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菁蘊也
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有之皆陵遲之世不能容
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通閣而就志近替晉
之世有佐卽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卞官在家晝則
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屈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
馬紹勅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
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

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養休矣而典謨弗
恢者皆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
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等竝以文才見舉著述
是同皆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靈虬同時應
舉共掌此務今從他職官非所司唯崔光一人雖不
移任然得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繇於
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雖時有文質史有備畧然
歷世相仍不改此度也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
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
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取之深哀史談之志賢亮

遠矣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
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疎敢言及於此語日患
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知
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
准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佩荷恩澤死而
後已今所求者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
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
耳近則期月不就遠也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
貳藏之名山時司徒北海王祥尚書令王肅以其無
祿頗相賑餉遂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歲
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功

張彞宣武時爲光祿大夫表曰竊惟皇王統天必以
窮幽爲美盡理作聖亦假廣採成明故詢於芻蕘著
之國什與人獻箴流於夏典不然則美刺無以得彰
善惡有時不達逮於兩漢魏晉雖道有污隆而被繡
傳檄未始闕也及惠帝失御中夏分離劉符專據秦
西燕趙迭制關左姚夏繼起五涼競立致使九服搖
搖民無定主禮儀典制此焉堙滅暨大魏應曆撥亂
登皇翦彼鯨鯢龕靖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寧一傳輝
七帝積聖如神高祖遷鼎成周永茲八百偃武修文

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
且慮獨見之不明欲廣訪於得失乃命四史觀察風
謹臣時忝管伯充一使之列遂得仗節輝金宣恩東
夏周歷於齊魯之間徧馳於梁宋之域詢採詩頌研
檢獄情庶片言之不遺與美刺之俱顯而才輕任重
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並始申白而值鑿輿南討問罪
宛鄧臣復忝行軍樞機是務及輦駕之返膳御未和
續以大諱奄臻四海摧慕遂爾推遷不及聞徹未幾
叨收秦藩還離闕下繼以譴疾相繼寧丁八歲嘗恐
所採之詩永淪丘壑是臣夙夜所懷以為深憂者也

陛下垂日月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臣往罪之濫矜臣
貧病之切既蒙崇以祿養復得拜掃丘墳明白友朋
無所負愧且臣一二年來所患劇尋省本書粗有髣
髴凡有七卷令寫上呈伏願昭覽勅付有司使魏代
所採之詩不湮於丘井臣之願也
陽尼為著作即好學博通羣籍奏佛道宜在史錄後

憲章斯改實所謂加五帝登三王民無德而名焉
且慮獨見之不明後須訪於得失乃命四史觀察風
議臣時亦嘗作充一校之列遂得伏節輝金宣恩東
長周歷於水會之門編覽於梁宋之域詞採詩頌研
則以爲普於唯致學制嚴奉錄奏將直其史總發
所料之需不至於立共引之顯也
編以自十卷令其上呈外顯即覽條於百同封駁升
無所負則且引一二平來而惠德奉省不書時有漢
貧缺之世相業崇以縣養窮野耗赫立贊明曰文服
對不備日月之閱行雲雨之蒸察且野罪之盡令且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六

論議

北齊陽休之爲通直散騎侍郎與魏收等修國史魏
收立高祖本紀取平四胡之歲爲齊元收在齊州恐
史官改奪其意上表論之武平中收還朝勅集朝賢
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兩議

未决收死後便動諷內外發詔從其議

李德林爲通直散騎侍郎魏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曰前者議文總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去隨事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旣聞人說因而探論耳德林復書曰即位之元春秋嘗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元年非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古典謹按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踐奄四年逮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

終爲天子然則周公以臣禮而死此亦稱元非獨終爲帝也蒙示儀文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唯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高議仰見議中不錄謹以寫呈收重遺書曰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非小爲疑息姑不書卽位舜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當得書元舜禹之攝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幸可論之德林答曰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

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
今事殊不可以禮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
后便云舜有天下不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王
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充死獄訟不歸便是夏朝
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便用王者禮便曰如真
則周公負扆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帝乎斯不
然必知高祖與舜不殊不微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
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錄武帝謙
匪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
河漢伯言追數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懼者元

字耳事類朝三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按易黃
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不殊傳雖無
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
使人君體元以居正此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
漢獻帝死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賊寧肯蜀
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
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
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竝以爲賊寧
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微史者編年也故魯號
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事而書年

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謙冲即須號令皆惟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卽魏末功臣之傳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以嘉平來哲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論受命之元非上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議元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本著於虞書龕黎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唯可二代相涉兩史竝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已前入魏氏列傳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旣不可彼復何證

後周桮虬爲太祖丞相府記室虬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誠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密爲記註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規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之知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

古勞心庶政開誥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請皆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若得夫無隱使聞事善者日修有過者知懼敢以愚管輕冒上聞乞以謦言訪之衆議事遂施行唐劉允濟則天長安中爲鳳閣舍人修國史允濟嘗云史官善惡必書言成軌範使驕主賊臣有所知懼此亦權重理合貧而樂道也昔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視之如浮雲爾但百寮善惡必書足爲千載不朽之美談豈不勝哉

宋敬則長安中爲正諫大夫平章事兼修國史敬則請擇史官上表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玄風資其筆削三王盛事藉以垂名此才之難其難甚矣何以知其然昔平王東遷歷年數百齊桓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諸侯秦穆遠霸西戎楚莊利盡南海禮樂人物間爾無聞今之所存獨載魯史向者魯無君子記傳則遺雄霸遠圖必墜於地可不惜哉只如齊周小國之主尚能留意於史冊齊神武嘗謂著作郎魏收曰卿勿見陳元康楊遵彥等在吾目前趨走謂吾以爲勤勞我後代聲名在於卿乎最是要事勿謂我不知及文宣卽位又嘗勅收曰好直筆

勿謂懼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又周文帝之爲相也納枿虬之說特命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勸如此伏以陛下聖德鴻業誠可垂範將來儻不遇良史之才則大典無繇而統也且董狐南史豈知生於往代而獨無於此時在乎求與不求好與不好爾今若訪得其善者伏願勗之以公忠期之以遠大更超加美職使得行其道則天下幸甚

劉知幾字子玄爲太子中允修史中宗景龍中侍中韋巨源紀處納中書令楊再思兵部尚書宗楚客中書侍郎蕭至忠並監修國史知幾以監修者多甚爲

國史之弊蕭至忠又嘗責知幾著述無課知幾於是求罷史任奏記於至忠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氏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習闡其暮六朝江左王陸千孫紀其曆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膺籙博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塚古篆蟲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傳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曠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務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

哲者焉然自策名士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入東
觀終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
不可有伍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
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垂之不朽
藏之名山未聞藉以衆功方云絕筆惟後漢東觀大
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繇是伯度譏其不實公
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
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
自稱爲政駿每欲書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
不斷故白首可期而汗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

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
府乃上蘭臺繇是史書所修載書爲博爰自近古此
道不行史臣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闕注起居
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訪訟
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其管窺
况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
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絃也執簡以往而近代
史局皆通籍禁門幽居九重欲人不見尋其義者蓋
繇杜彼頰面訪諸請謁故也然今館中作者多士如
林皆願長喙無聞錯舌儻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

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栖毫而縉紳咸誦夫孫盛
實錄取嫉權豪于實直言受譏朝士人之情也能無
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
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
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奸雄
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闕斯竝曩賢得失之例良史
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頃史官注記多取稟監修
楊令公則云必須直詞宗尚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
九牧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適從安在其不可四也竊
以史置監修雖無古式尋其名號可得而言夫監者

蓋總領之義如創紀編年則有斷限草傳叙事則有
豐約或可畧而不畧或應書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
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鈇奮槩勤惰須等狀帙某篇
付之此職某紀某傳歸之彼官此銓配之理也斯竝
宜明立科條審言區域儻人思自免則書可立成今
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徒使爭學苟且
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消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
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烏得
笑僕編次無聞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
勤於課責或云籍墳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

何時輟手竊以綱維不正而督課徒勤雖威以刺骨之刑勗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則止僕所以比者布心知已瀝懇群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當今朝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竒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絕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以本職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惟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惜其才不許解史任宗楚客嫉其正直謂諸史官曰此人作書如是欲置我於何地也後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于玄曰自古已來文士

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籬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榘枘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王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爲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

李元紘爲中書侍郎開元中詔右丞相張說在家修史元紘奏曰國史者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貶

褒千載稱之今漢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錄
今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
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錄
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沈既濟爲左拾遺史館修撰既濟以吳兢撰國史以
則天事爲本紀奏議非之曰史氏之作本乎懲勸以
正君臣以維邦家前端千古後法萬代使其生不敢
差死不忘懼緯人倫而經世道爲百王準的不止屈
辭比事以日繫月而已故善惡之道在乎勸誠勸誠
之柄存乎褒貶是以春秋之義尊卑輕重昇降幾微
髣髴雖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鴻名大統其可
以貸乎伏以則天皇后初以聰明睿哲內輔時政厥
功茂矣及弘道之際孝和以長君嗣位而太后以專
制臨朝俄又廢帝或幽或徙旣而握圖稱錄移運革
名北司鸞喙之蹤難乎備述其後五王建策皇運復
興議名之際得無降損必將義以親隱禮從國諱苟
不及損當如其嘗安可橫絕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
有言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爲帝者三十世矣而周
人通名之曰王吳楚越之君爲王者百餘年而春秋
書之爲子蓋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過者抑之

不及者援之不以弱滅不爲僭奪握中持平不振不
傾使其求不可得而蓋不可掩斯古君子所以損其
名也夫則天體自坤順位居乾極以柔乘剛天紀倒
張進以強有退非德讓今史臣追書當稱之爲太后
不宜曰上孝和雖追母后之命降居藩邸而體元繼
代本吾君也史追書宜稱曰皇帝不宜曰廬陵睿宗
在景龍已前天命未集徒稟何制假臨大寶於倫非
次於義無名史臣書之宜曰相王未宜曰帝若以得
失既往遂而不舉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載筆執簡
謂之何哉則天廢國家曆數用周正朔廢國家太廟

立周七廟鼎命革矣徽號易矣旂裳服色旣以殊矣
今安得以周氏年曆而列爲唐書帝紀微諸禮經是
謂亂名且孝和繼天踐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製紀
居太后之下方之躋僖是謂不智詳今考古竝未爲
可或曰班馬良史也編述漢事立高后以續帝載豈
有非之者乎答曰昔高后稱制因其曠嗣獨有分王
諸呂負於漢約無遷鼎革命之甚况其時孝惠帝已
歿孝文在下宮中二子非劉氏種不紀呂后將紀誰
焉雖云其然議者猶爲不可况遷鼎革命者乎或曰
若天后不紀帝緒缺矣則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繫乎

曰孝和以始年登大位以季年復舊業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閔裂爲二紀昔魯昭之出也春秋歲書其居曰公在乾侯且於在雖失位不敢廢也今請併天后紀今孝和紀每於歲首必書孝和所在以統之書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其制云云則紀稱孝和而事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禮不違嘗名禮兩得人無間矣其姓氏名諱入宮之繇歷位之資才藝智畧別纂錄人皇后傳列於廢后王庶人之下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事雖不行而史氏稱之

李翱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翱以史記事不實奏曰臣謬得秉史館以記錄爲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紀聖朝功德述忠賢事業載奸臣醜行以傳無窮者史官之任也凡人之事跡非大善大惡則衆無繇知之舊例皆訪問於人又取行狀益議以爲一據今之作行狀者非其門生卽其故吏莫不虛加仁義禮智妄言忠肅惠和此不惟其心不實苟欲虛美於所受恩者而已也蓋亦爲文者旣非游夏遷雄之列務於華而忘其實溺於詞而棄其理故爲文則失六經之古風紀事則非史遷之實錄不如此則詞句鄙陋不

能自成其文章矣。繇是事失其本文，害於理而行狀
不足以取信。若使指事書實，不飾虛言，則必有人知
其真僞。不然者，縱使門生故吏爲之，亦不可謬作德
善之事而加之矣。臣今請作行狀者，但指事說實，直
載其詞，則善惡功跡皆據事實，足以自見矣。假令傳
魏徵，但記其諫事之詞，自足以爲正直。如傳段秀實，
但記其倒用司農寺印以追逆兵，又以象笏擊朱泚，
自足以爲忠烈矣。若考功視行狀之不依此者，不得
受視，依此乃下太嘗及牒史館。太嘗定謚，後亦以謚
議牒送史館，則行狀之言縱未可以一一皆信，與其

虛加妄言，都無事實者，猶山澤高下不同也。史氏記
錄，須得本末。苟憑徃例，皆是虛言，則使史官何所爲
據。伏乞下臣此奏，使考功守行臣等要加事實，輒敢
陳論，制可。

李德裕爲司空平章事，奏時政記起居注記修史體
例等伏以時政記長壽二年宰臣姚璿以爲帝王謨
訓不可闕於紀述，史官疎遠無因得書，請自今以後
所論軍國政要宰臣一人撰錄，號爲時政記。厥後因
循多闕，紀述臣等商量，爾後坐日每聞聖言，如有慮
及生靈事關興替，可昭示百代，貽謀後昆者，及宰臣

獻替謀猷有益風教竝請依國朝故事其曰知印等
臣撰錄連署名封印至歲末送付史館起居注記比
者不逐季撰錄至有去官三五年後猶未送納者伏
以每度延英奏事後向外傳說三事猶兩事虛謬豈
有起居注記皆三數年後採拾得傳聞耳目已闕固
非實事向後起居注記望每季初即送納自前一季
文書與史館納訖具狀申中書門下史館受訖亦申
報中書門下其起居改轉便望以注記遲速爲殿最
如有軍國大政傳聞疑誤仍許政事堂都見宰相等
臨時酌量如事已施行非關機密者竝一一向說所

異書存信實免有疑誤修史體例臣等伏見近日實
錄多云禁中言者伏以君上與宰臣及公卿言事皆
須衆所聞見方合書於史策禁中之語向外何繇得
之或得於傳聞多出邪佞便載史筆實累鴻猷向後
實錄中有如此類竝請刊削更不得以此紀述又宰
臣及公卿論事行與不行須有明據或奏議冗愜必
見褒稱或所論乖僻固有懲責在藩鈔獻表者有答
詔居要官啓事者亦合著明竝當昭然在衆人耳目
或承拾在於堂案或與奪形於詔勅前代史書載名
自奏議無不繇此近見實錄多載密疏言不彰其明

聽事不顯於當時得自其家實難取信向後所載群
臣章奏其可否得失須朝廷共知者方可紀述密疏
竝請不載如此則書之可法人皆守公愛惜之志不
得褒貶之言必信伏見近日實錄事多紕繆若詳求
據實須舉舊章從之

韋籌爲左拾遺開成三年八月進書史解表共五通
勅令史館商量進來者史館奏曰臣等謹按春秋尚
書最爲前史事言異貫義體兩存今韋籌所著意實
卽師古欲使本朝大典與千古同風然漢氏已還更
立史法稽其指要事歸詳盡伏以聖唐馭宇向三百

年聲教遠垂文物大備祖功宗德傳諸不朽本紀實
錄之外復有注記典曆蓋史氏職司大懼簡畧久已
著定遽難變更臣等參酌古今須歸的當况歷代編
紀名號定繁雖統制各殊悉傳示於後伏請以籌所
進之書藏於史館待其著述功畢令與舊史兼行則
國朝典法今古咸備從之

晉曹國珍爲左諫議大夫高祖天福四年國珍上章
請於內外臣寮之中擇選才畧之士聚唐六典前後
會要禮閣新儀大中統類律令格式等精詳纂集別
爲一部商議今古俾無漏畧目之爲大晉政統用作

成規報詔曰國珍職居諫諍志在恢弘當其鼎社開
基乃欲象魏懸法請詳前代之編簡別創新朝之楷
模以示將來甚爲允當其詳議官宜差太子少師梁
矩左驛嘗侍張允大理卿張澄國子祭酒唐洵太
理少卿高鴻漸國子司業田敏禮部郎中呂成休司
勳員外郎劉濤刑部員外郎李知損監察御史郭延
升等一十人允洵等咸曰改前代禮樂刑憲爲大晉
政統則堯典舜典當以晉典革名列狀駁之曰作者
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苟非聖明焉能述作若運因革
故則事乃惟新或改正朔而變犧牲或易服色而殊

徽號是以五帝殊時不相沿襲禮
止於近代率繇舊章比及前朝是滋其日多因行事
之失改爲立制之初或臣奏條君行可否皆表其年
紀以姓名聚類分門成文作則莫不悉稽前典垂範
後昆述自聖賢歷於朝代得金科玉條之號設亂言
破律之防守而行之其來尚矣皇帝陛下運齊七政
曆契千年爰從創業開基莫不積功累德所宜直筆
具載鴻猷若備錄前代之編年目作聖朝之政統此
則是名不正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而媚時掠美非
其實矣若翦截其詞此則是文不備也夫文不備則

啓事端而禮樂刑政於斯亂矣若改舊條而爲新制則未審何門可以刊削何事可以編聯旣當革故從新又須廢彼行此則未知國朝能守而不失乎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况臣等學慙該古識昧折中當君上順道師古之時無臣下亂名改作之犯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疏奏其事遂寢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國史部 七

記注

譜牒

地理

記注

古者有左右史之職以記人君之言動蓋君舉必書善惡無隱所以申儆戒防俟豫斯注記之所繇作也非獨臨法坐按卿士而獨有載言書策之典至於歸

宴寢對誓御亦著夫簡牘之記焉周漢而下篇籍可
舉第其歲祀多所闕如或但紀編帙而遂忘姓氏隨
時隆廢與運休息至或慎簡方正之士典司筆削之
任參侍軒城備預應對故其流風嘉話在於前聽乃
有蘊良直之志膺記述之選克謹官守聿遵典訓俾
職業之修舉而國書之信實茲可謂匪懈而無諂者
矣

周穆王時內史作穆天子傳體制與今起居注正同
蓋周時內史所記王命
之副也得
於汲冢書

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至後漢明德馬皇后撰明帝
起居注則漢時起居似在官

中爲女史
之職矣

後漢劉毅爲平望侯時和熹鄧太后臨朝元初五年
毅以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記上書安帝曰臣聞
易載義農而皇德著書述唐虞而帝道崇故雖明聖
必書功於竹帛流音於管絃伏惟皇太后膺大聖之
姿體乾坤之德齊蹤虞紀比跡任姒孝悌慈仁允恭
節約杜絕奢盈之源防抑逸欲之兆正位內朝流化
四海及元興延平之際國無儲副仰觀乾象參之人
譽援立陛下爲天下主永安漢室綏靜四海又遭水
潦東州饑荒垂恩元元冠蓋交路菲薄衣食躬率群

下損膳解驂以贍黎苗惻隱之恩猶視赤子克已引
 愆顯揚仄陋崇晏晏之政敷在寬之教興滅國繼絕
 世錄功臣復宗室追還從又蠲除禁錮政非惠和不
 圖於心制非舊典不訪於朝弘德洋溢充塞宇宙洪
 澤豐沛漫衍八方華夏樂化戎狄混并丕功著於大
 漢碩惠加於生人巍巍之業可聞而不可及蕩蕩之
 勲可誦而不可名古之帝王左右置史漢之舊典世
 有注記夫道有夷崇治有進退若善政不述細異輒
 書是為堯湯負洪水大旱之責而無成熙假天之美
 高宗成王有雉雊迅風之變而無中興康寧之功也

上考詩書有虞二妃周室三母修行佐德思不踰國
 未有內遭家難外遇災害寬總大麓經營天物功德
 巍巍若茲者也且令史官著長樂宮注聖德頌以敷
 宣景耀勒勲金石懸之日月攄之用極以崇陛下蒸
 蒸之孝帝從之

獻帝起居注五卷 史失所撰人名氏後皆同

晉李軌撰秦始起居注二十卷 咸寧起居注十卷一云二十卷秦康起居注

注二十一卷元康起居注三十一卷咸和起居注十
 六卷元康起居注一卷梁有永平元康永寧起居注

六卷又有惠帝起居注二卷永嘉建興起居注十三
 卷已下本志失所撰人姓氏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

九卷咸康起居注五卷隆和興寧起居注五卷咸安
 起居注三卷泰和起居注六卷寧康起居注六卷泰

元起居注二十五卷隆安起居注十卷元興起居注九卷義熙起居注十七卷元熙起居注二卷

趙石勒時傳彪為大中大夫與賈備江軌撰大將軍

起居注南燕起居注一卷隋志失所撰人姓氏

宋劉道會撰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又永初起居注十卷已下

本志夫所撰姓氏景平起居注五十五卷孝建起居注十二卷大明起居注十五卷又有景和起居注四

卷明帝在藩注三卷泰始起居注十九卷泰豫起居注四卷梁有永元起起居注二十卷昇明起居注六卷

南齊蘇侃初自太祖為太尉侃以諮議領錄事除黃

門郎後為上太尉諮議侃事上既久備悉起居乃與

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

王逡之為國子博士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二十五

卷梁又有建元起居注十二卷隆昌延興建武起居注四卷中興起居注四卷

周顥為太子僕射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

作如故

梁王僧孺為中書郎領著作撰起居注遷尚書左丞

領著作如故又有大同起居注十卷隋書志失所撰人姓氏

周興嗣撰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

徐勉為侍中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為別起居注

六百卷

陳劉師知為中書舍人世祖勅師知撰起居注自永

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為十卷一云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本

志失所撰人姓氏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
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

後魏李伯尚高祖時為通直散騎侍郎勅撰太和起居注

房景先撰世宗起居注

陰道方李莊為尚書左士郎中修起居注

崔鴻為員外郎兼尚書虞曹郎中勅撰起居注

裴伯茂文藻富贍為散騎常侍典起居注

邢昕好學為太尉記室參軍吏部尚書李神雋奏昕

修起居注

封肅博涉經史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

韋謹為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德沙門諮論往復繼堂

綴錄無所遺漏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

溫子昇孝莊時為主客郎中修起居注

北齊魏收後魏節閔時為散騎侍郎尋勅典起居注

陳元康為威烈將軍天保元年修起居注

後周薛寔仕後魏為中書侍郎修起居注

李彥魏孝武入關著作佐郎修起居注

橋虬西魏大統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

丞事

盧柔遷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

王巖孫述襲封扶風郡公除中書舍人修起居注改封龍門郡公

隋開皇起居注六十卷

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王邵為散騎侍郎修起居注

唐溫大雅貞觀初為禮部尚書著創業起居注三卷杜正倫為給事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

宗大悅賜綵絹二百段

朱子奢為諫議大夫貞觀九年十月子奢上表曰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紀錄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藏之史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知得失愚以為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玄之後或非上智但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必不省躬罪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崇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逃刑既不能效朱雲庭折

董狐無隱非霜觸電無顧死亡唯應希風順旨全身
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以前代不觀蓋爲此也
褚遂良爲諫議大夫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太
宗謂遂良曰卿知起居記錄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
否對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記人君言行善惡
必書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太宗
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
職當載筆君舉必書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
記天下之人皆記之矣太宗謂房玄齡曰國史何因
不令帝王觀見對曰國史旣善惡必書恐有忤旨故

不得見也太宗曰朕意殊不同今欲自看國史若有
善事固不須論若有惡事亦欲以爲鑒誠卿可撰錄
進來房玄齡遂刪畧國史表上太宗見六月四日事
語多微文乃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而周室安季
友鳩叔牙而魯國寧朕知所以安社稷利萬代耳史
官執筆何煩有隱宜卽改削直書其事至七月八日
又謂遂良曰爾知起居記何事善惡朕今勤行二事
望爾史官不書吾惡一則遠鑒前代敗事以爲元龜
二則進用善人共成政道三則斥棄群小不聽讒言
吾能守之終不轉也鷹犬平生所好今亦罷之雖有

順時冬狩不踰旬而返亦不曾絕域訪奇異遠方求
 珍羞比日已來食無兼饌自非膏雨有年師行尅捷
 未嘗與公等舉杯酒奏管絃朕雖每日兢懼終藉公
 等輔翊各宜勉之二十二年二月七日太宗以鐵勒
 諸蕃歸國謂群臣曰吾知勞逸不同者有二鐵勒解
 辦歸國去危就安邊夷無事豈不逸樂而窮髮之地
 盡為齊人古昔已來書史不載今日起居記朕功業
 亦為勤勞

蘇冕曰貞觀中每日朝退後太宗與宰臣
 參議政事即令起居郎一人執簡記錄
 是貞觀注記政事稱為畢備及高宗朝會端拱無言
 有司唯奏辭見二事其後許敬宗李義府用權多妄
 論奏取史官直書其短遂奏令隨
 文使出不得備聞機務因為故事

姚璿則天長壽初為文昌左丞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舊制左右史雅得對仗承旨仗下已後謀議皆不預
 聞以為帝王謨訓不可遂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
 官無從得書遂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即宰相一
 人專知撰錄號為時政記每月封送史館宰相之撰
 時政記自璿始也

趙退翁與賈耽盧邁為相貞元十二年正月耽邁皆
 假故退翁獨對於延英德宗問曰近日起居注所記
 何事退翁奏曰古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人君動止有
 事言隨即記錄今起居之職也國朝自永徽已後起

居唯得對仗承旨仗下後謀議皆不得聞其事注記
但出於已制勅內採錄更無他事所以長壽中姚璿
知政事以爲親承德音謀訓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
繇得書遂請仗下後所言軍國政要宰相專知撰錄
號爲時政記每送史館無何此事又廢帝曰君舉必
書義存勸誠既有時政記宰臣宜依故事爲之
庾敬休元和十二年爲起居舍人上疏求復故事勅
記事記言史官是職昭其法誠著在典嘗如聞近者
難得詳實思有釐改用存舊章舉而必書朕所深望
自今以後每坐日宰臣及諸司對後如有事可備勸

誠合紀述者委其日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令其
綴錄仍准舊例每季送史館以爲嘗例自隋氏因前
代史官起居注故置起居舍人以紀君舉國朝因之
貞觀初置郎而省舍人顯慶中始兩立分侍左右仗
下秉筆隨宰相入禁殿命令謨猷皆得詳錄若伏在
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
翰皆即螭首之均處繇是諺傳謂螭頭有水官旣密
侍號爲清美永徽之後始與百官仗下俱退長壽年
中姚璿爲相以史官不聞獻替表請宰臣一人撰錄
軍國政要號爲時政記隨月移之史官館及起居旣

錄自宰臣事同銘述於是推美讓善之義行而信史
直書之義闕旣而歲月稍久樞務復繁注記漸簡未
幾皆廢其後執事者時或修綴百無一二而左史所
守猶因於制勅時存筆削至於右史以職在記言但
編集詔書繕寫而已至是敬休上疏累請於時宰臣
皆樂復焉旣陳奏而制行故事漸復公議稱美
周墀開成二年二月爲考功員外郎集賢殿直學士
兼權知起居舍人事文宗每御紫宸殿與宰臣決事
多召左右史問所宜施行墀屢承顧問旣改尚書郎
復兼左史其後左右史故有常轉官必令兼領自墀

始也

裴素爲起居郎與起居舍人張次宗閣內召對時
宗復故事每入閣左右執筆立於螭頭下宰臣奏事
得以備錄或宰臣奏事罷召左右史顧問以決所疑
故開成中帝與宰臣之言詳於史氏

楊嗣復開成三年爲宰相上言陛下躬勤庶政超邁
百王每對宰臣日旰忘倦正衙決事二史在前便殿
坐日全無紀錄長壽初宰臣姚璿奏置時政記旋卽
不行貞元中宰臣趙退翁請行故事無何又廢恭惟
聖政必在發明今請每致延英坐日對宰臣徃復之

詞關德化刑政之事委中書門下直日紀錄月終送
付史館所冀帝猷不墜國史有倫時同列多不便之
事竟不行

魏謩爲起居舍人開成四年十月乙卯文宗於紫宸
殿對百寮遣閤門使就謩取注記謩奏曰臣以自古
置此以爲聖王鑒誠陛下但爲善事勿謂臣不書如
陛下所行錯誤臣不書之天下之人皆得書之臣以
陛下爲太宗文皇帝乞陛下許臣比職褚遂良帝曰
我向前亦曾取看謩曰自是向前起居不詳故事臣
人豈得陷陛下爲非若陛下覽之後自此文字須

有迴避如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遺後取信帝遂止
鄭朗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慕
勤節約興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
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
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
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
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
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徃徃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
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
宰臣退帝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

對曰臣執筆所記便爲名史伏惟故事帝王不可取
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
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則致怨所以義
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
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
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下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
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
惡必書朕恐有平嘗閑說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
爲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
進之

後唐趙熙爲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八月熙奏今後
凡內中公事及詔書奉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
臣一人旋具抄錄月終闕送史館勅宜令樞密院學

士聞至錄送

長興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史館奏當館應諸處及諸司闕送到合編錄公事外

伏准舊制國朝有時政記并起居注並合送館以備纂修近代已來闕行此事只以每遇入閣兼內殿起居朝臣侍制轉對公事逐人抄送當館如有顯有頌行逐司闕報到者旋據逐件一一於日曆收記其有直下所司并行之事當館無繇得知若只憑本官供到所奏狀本未免簡編不備本末難窮已後待制轉對公事等除顯具頒行闕送到館外應有直下所司及不行未行之事伏乞宣付當館旋依次第編錄其時政記起居注并內庭逐日合書日曆亦乞相次逐旋奉勅朝臣起居入閣奏對公事奏覆後宣付史館宜依其時政記起居注結候勅處分

李崧爲端明殿學士清泰二年史館上言自明宗朝每見宰臣節度使爲軍民政事有所敷陳或宸旨宣揚此闕道理唯近臣聞聽外面不知先朝時詔樞密直學士闕至於奏對時記錄逐季下史館以備纂修自今年四月後詔李專美記錄今以改官其記錄望別差官乃詔崧記錄

晉趙瑩爲相監修國史瑩奏請循近例依唐明宗朝凡有內庭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或樞密院學士侍立冕旒繫日編錄逐季送當館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館旋要編修日曆從之

天福四年十一月史館奏

案唐長壽二年右丞姚璩奏帝王謨訓不可闕文然伏下所言軍國政事請令宰臣一人撰錄號時政事至唐明宗朝又委端明殿學士撰錄逐季付史館伏乞遵行者勅宜令宰臣一員撰述

周李穀爲宰臣監修國史顯德元年十月奏日竊以自古王者咸建史官君臣獻替之謀皆須備載家國安危之道得以直書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起居注劄自累朝輔相經綸時政記與於前代然後采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聞見之間須有來處記錄之際得以審詳今之左右起居即古之左右史也唐文宗朝命其官執筆立於殿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後則明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輪修日

曆旋送史館以備纂修降及近朝此事皆廢今後欲
 望以諮詢之事裁制之規別命近臣旋具抄錄每當
 修撰日曆即令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院直學士
 起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錄事件送付史館先是太祖
 黜王峻為商州司馬既出之後慮其史筆不直因宣
 取開國已來日曆讀之史臣以不知禁密機事恐成
 漏畧相與為憂及世宗嗣位亦留
 意於史傳因共起請為編修之備

譜牒

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而後之命氏其義有
 九蓋號謚爵國官字君事職之謂也以至姓系蕃衍
 譜牒散逸繇是博雅君子圖而籍之紀其閥閱辨其

流品使宗派之不紊而人物之惟叙參於部錄垂之
 軌範自世本起於漢氏昭穆著於晉家宋齊以還迄
 於唐室作者相繼實繁有徒皆能沿波而討源因枝
 而振葉別生分類於是乎在若夫錫士之制著於夏
 書司商所掌表於周典斯乃稽古之大訓非可以忽
 焉

漢劉向撰世本二卷

晉摯虞為尚書即以漢末喪亂譜傳多亡失雖其子
 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進之以為
 足以備物致用廣多聞之益

賈弼為員外散騎嘗侍好簿狀大披群族所撰十八

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二十卷士庶畧無遺闕其

子孫代傳業

又云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郭須為襄陽令撰魏晉世譜十卷

宋劉湛為選曹撰百家譜

隋書有劉湛百家譜二卷

何承天撰姓苑一卷

南齊王儉撰百家譜十卷

又云劉湛撰百家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畧儉復加之

得繁簡之表

賈淵撰氏族要狀及人名並行於世

王逸之續王儉百家譜四卷南族譜二卷百家譜拾

遺一卷

賈希鏡昇明中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為驃騎將軍武

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

使希鏡撰見容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

希鏡祖弼之廣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晉太元中朝廷

給弼之令史書史撰定譜寫藏秘閣及左戶曹希鏡

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

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

百家譜與希鏡恭懷撰定建元初希鏡遷長水較尉

倉人王泰寶買襲琅耶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

鏡被收當極法子樓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
希鏡罪後為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
並行於時

梁顧協撰異姓苑五卷

王僧孺為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
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為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
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於宋所書並皆詳定並
在省下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
並精詳定可寶惜位官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一十
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奸互起偽狀巧籍

歲月滋廣以至於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較籍置却

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

成士流凡此奸巧並出愚下不辯年號不識官階或

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

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

甲子不與長曆相應較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

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繇

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

州郡多罹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

員外散騎嘗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眾家

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

二卷凡諸大品畧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右又云僧孺

為譜八十卷東南一族別為一部不在百家之數

傳昭為散騎嘗侍博洽古今尤善人物魏晉官宦簿

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隋書有傳昭撰百家譜十五卷

陳顧野王撰顧氏譜傳十卷

後魏高諒為驍騎將軍造親表譜錄四十許卷自五

世已下內外曲盡覽者服其傳記

封侯伯撰封氏本錄六卷

宗會撰姓系譜錄五十篇

盧懷仁撰中表錄二十卷

元暉業撰後魏辯宗錄二卷

後周明帝集公卿已下摺採衆書目自義農以來訖

於魏末叙為世譜凡五百卷

隋劉善修撰諸列譜三十卷

宋嘉撰世本四卷已下隋志不書朝代

賈執撰百家譜二十卷又撰姓氏英賢譜一百卷按

有王宣新集諸州譜十二卷又別有諸姓譜一百一十六卷益譜四十卷關東關北譜三卷梁武帝總管

境內十八州譜六百九十卷

漢氏帝王譜三卷已下本志不書撰人姓氏

齊帝譜十卷

百家世譜十卷

百家譜鈔十卷

後魏皇帝宗族譜四卷

魏孝文劉姓族牒一卷

後齊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十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十一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州諸姓譜十一卷

諸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揚州譜鈔五卷

京兆韋氏譜二卷

謝氏譜一十卷

楊氏血脉譜一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氏族要狀十五卷

復姓苑一卷

齊永元中表簿五卷

唐高士廉為禮部尚書貞觀十二年正月士廉與行

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兼中書侍郎岑

文本撰氏族志百卷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

一家分為九等以甄士庶太宗稱善頒賞遷級各有

差時議以山東人士好自矜夸雖復累業陵遲猶恃其舊地女適佗族必多求聘財太宗惡之以為甚

傷教義乃詔士廉與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

本禮部侍郎令狐德棻等刊正姓氏於是譜牒仍悉

據史傳考其真偽忠賢者褒進悖逆者貶黜授為氏

族志士廉乃類其等第以進太宗曰我與山東崔盧

李鄭舊既無嫌為其世代衰微全無冠蓋猶自云士

大夫婚姻之間則多邀錢幣才識既下而偃仰自高

販鬻松檟依託富貴我不解人間何為重之以緣齊

家唯據北梁陳僻在江南當時雖有人物偏僻小國

不足可貴至今猶以崔盧王謝為重我平定天下四

海一家凡在朝上皆功效顯著或忠孝可稱或學藝

通博所以擢用見居三品以上欲其寒代舊門為親

縱多輸錢帛猶被偃仰我今特定族姓譜者欲重宗

今朝冠冕何因崔幹猶為第一等昔漢高祖是山東

一匹夫以其平定天下王尊臣貴卿等讀書見其行

迹至今以為美談心懷尊重卿等不貴我官爵耶不

須論敷土已前止取今日官職高下作等級遂以崔

幹為第三等及書成凡一百卷

詔頒於天下賜士庶物千段

李守素為天策府倉曹尤善譜學妙識人物自宋晉

冊府元龜 國史部 卷之五百六十一 十九

以降四海士流及周魏已來諸勳貴等華戎闕闕靡不詳究人有問者應若撞鐘繇是當時號爲肉譜嘗與虞世南等六人同直學館其夜七夕內出珍饌有教賦詩因共談人物初言江左東南猶相酬對及言北臺諸姓次第如流顯其歷葉皆有據證世南但撫掌而笑不復能答旣而言曰肉譜定可畏許敬宗因謂世南曰李倉曹以善人物乃得此名雖爲美事然非雅目君旣言成準的宜當有以改之答曰卿言是也昔任彥昇善談經籍前代稱爲五經筭今日倉曹爲人物志可乎杜如晦等咸以爲佳焉

呂才爲太常丞高宗永徽初修姓氏錄

許敬宗撰姓氏譜二百卷

路敬淳爲太子司議郎兼知弘文館直學士自魏晉已來官品姓氏敬淳無不究其始末撰著姓畧二卷傳於代又撰衣冠系錄六十卷

柳冲爲左散騎嘗侍中宗神龍三年五月冲上表曰臣聞乾元資始而庶物形焉人倫旣肇而族類詳焉姓氏之初代本著其義昭穆之序周譜列其風漢晉之年應摯明宗系之說齊梁之際王賈述衣冠之源使夫士庶區分懲勸攸寄昭之後代寔爲盛典自魏

太和已降作者彌繁或以八族品人倫或以九等量地胥爰洎今日年祀以淹冠冕之家興衰不一胥原爨郤有降夷品許史袁楊一時各盛豈可以曩時之褒貶爲當今之軌模原始要終有所未允伏惟應天皇帝陛下誕膺靈命大庇蒼生道冠義軒風踰韶夏損益前載垂範後昆帝緒皇源與天冲而比大良才人物掩姬漢而飛聲理當自我作古牢籠古昔豈可闕於著紀無示將來臣願得叙大唐之隆修氏族之譜使九圍仰止百代承風豈不大哉豈不盛哉帝從之遂命尚書左僕射魏元忠及修史官工部尚書張

錫禮部侍郎蕭志忠岑義兵部侍郎崔湜刑部侍郎徐堅工部侍郎劉憲左補闕吳兢等與柳沖依據氏族志重加修撰仍令取其高名盛德素業門風國籍相傳士林標準次復勳庸克懋榮絕當朝中外相輝譽兼時望者各爲等列其諸蕃酋長曉襲冠帶者亦別爲一品目爲唐姓族系錄二百卷

竇懷貞玄宗先天中爲左僕射與侍中魏知古中書令蕭志忠崔湜中書侍郎陸象先左散騎嘗侍柳沖太子詹事徐堅左庶子劉子玄等奏上所修姓族系錄二百卷

劉知幾爲太子中允修國史自負史才嘗慨時無知
已乃委國史於著作郎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十五卷
譜考三卷推漢氏爲陸終苗裔非堯之後彭城叢城
里諸劉出自宣帝子楚孝王囂曾孫司徒居巢侯劉
愷之後不承楚元王交皆案據明白正前代所誤雖
爲流俗所譏學者服其該博

賈至爲著作郎肅宗乾元元年撰百家類例十卷

柳芳爲右金吾衛騎曹叅軍史館修撰代宗命芳撰

皇室系圖譜

又云永泰二年太常博士柳芳
撰皇室永泰譜二十卷上之

王涯爲兵部員外郎知制誥憲宗元和七年七月撰

姓纂十卷成上之

李衢爲屯田郎中文宗開成三年四月與沔王府長

史林贊進所撰皇唐玉錄一百五十卷四年爲大理

少卿又奉勅撰皇后譜謀

柳璟爲翰林學士開成四年閏正月奏今月十二日

面奉進止以臣先祖所撰皇室永泰新譜事頗精詳

令臣自德宗皇帝至陛下御極已來依舊樣修續伏

請宣付宰臣詔宜令宗正寺與柳璟計會修撰仍令

戶部量供紙筆

地理

周官大司徒掌邦之土地之圖以周知九州地域廣
輪之數辯其五土之名物邦國都鄙畿疆之制又有
土訓誦訓之職以詔地事以道方志備夾車之間焉
自黃軒之世疆理方國唐虞所記頗爲簡畧三代之
後方策斯著遷固以來載籍彌廣蓋夫史氏之所職
司典之攸記或承制以論譔或守官而采綴或繼世
善述乃至名家或驅傳經塗樂於稽古形之油素參
於卽錄制作之美燦然可觀昔蕭相入秦獨收圖書
以知天下阨塞戶口疆弱而成大業信有旨哉
堯以伯禹爲司空作禹貢一篇

周孔子爲魯大司寇述職方以除九丘
漢東方朔爲大中大夫撰十洲記一卷

張騫爲卽使月氏撰出關志一卷

司馬遷爲太史令作河渠書其序曰維禹浚川九州
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

後漢班固爲卽典較秘書撰漢書述地理志兩卷其

序曰坤作墜勢高下九則墜古地字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自黃

唐經畧方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三代損益降及秦

漢革劃五等制立郡縣劃音初限切畧表山川彰其剖判

又述溝洫志一卷其叙曰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

為難災為後代商竭州移奏决南涯河竭而商亡秦始皇决河移灌

大梁遂自茲岨漢北亡八支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文陘棗野

武作瓠歌陘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河决瓠子武帝親臨埽功不成而作歌成有平

年後遂滂沱成帝治河已平爰及溝渠利我國家

趙岐為衛尉多所述作著三輔史錄傳於時序曰三

輔者本雍州之地世世從公卿大夫吏二千石及高

賢皆以陪諸陵五方之俗雜會非一國風不但繫於

詩之秦豳也其為士好高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

趨勢進權唯利是視余以不才生於西土耳能聽而

聞故老之言日能視而見衣冠之疇心能識而觀其

賢愚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真與余

寤言言必有中善否之間無所依違命操筆者書之

近從建武已來暨於斯今其人既亡行乃可書玉石

朱紫繇此定矣故謂之史錄岐恐時人不盡其意故

隱其書唯以示同郡嚴象

蜀譙周為光祿大夫撰三巴記一卷

吳顧啓期撰婁地記一卷

晉裴秀為司空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變

易後世說者或疆牽引漸以闇昧於是甄摘舊文疑

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注列作禹貢地域

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其序曰圖書繇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名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鹿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近遠山川險易征路迂直較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

澤古之九州及今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百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謂也三曰道理所以定所繇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較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則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理則施之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較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

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隄絕域殊方之廻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又撰春秋土地名三卷 一云裴秀容撰

周處義與陽羨人著風土記三卷

陸機為著作即撰雒陽記一卷

賀循為吳國內史撰會稽記一卷

戴祚撰西征記一卷

張渤撰吳地記一卷

顧鼎撰吳郡記一卷

蓋泓撰朱崖傳一卷

宋盛弘之為臨川王侍郎撰荊州記三卷

沈懷遠為武康令撰南越志

謝靈運為御史中丞免官東還永嘉撰遊名山志一卷
卷居名山志一卷

雷次宗豫章南昌人撰豫章記一卷

范晦為宣城太守撰後漢書郡國志五卷其序曰漢書地理志記天下郡縣本末及山川奇異風俗所至矣今但錄中興已來郡縣改易及春秋三史會同征

伐地名以為郡國志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前無今有者後置也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

南齊宗測不就徵辟嘗遊衡山七領著衡廬山記

乳遠為衛軍掾著三吳史錄

劉澄之為郎官尚書撰永初山川古今記二十卷

梁沈約為尚書令撰宋書一百卷內郡州志四卷

任昉為秘書監著地記二百五十二卷

蕭子顯為太尉錄事著齊書州郡志一卷

裴子野為著作郎掌國史撰方國使圖一卷廣述懷

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

吳均為奉朝請撰廟記一十二州記十六卷

庾仲容為尚書左丞抄眾家地理書一十卷

陶弘景丹陽秣陵人除奉朝請尤明山川地理方圖

產物撰古今州郡記

陳顧野王為大著作掌國史撰分野樞要一卷輿地志三十卷

江德藻為散騎嘗侍為中書郎劉師知使北齊德藻

撰聘北道里記三卷師知撰聘遊記三卷

姚察為吏部尚書使隋著西聘道里一卷

後魏闕駟撰十三州志

劉芳為通直散騎常侍撰徐地錄一卷

楊銜之撰雒陽伽藍記五卷廟記一卷

北齊魏收為中書令兼著作即撰後魏書地形志三

卷

後周薛寔為御正大夫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

稱其博聞焉

姚最案十會撰孝行記十卷

隋庾季才高祖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詔季才與

其子賢撰地形志八十七卷

崔熙為起居舍人煬帝大業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

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之善更令虞世基許

善心衍為六百卷

裴矩大業中為吏部侍郎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

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諸裔胡

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

入朝奏之又撰高麗風俗一卷

即茂大業中為尚書左丞撰隋州郡圖經一百卷

許善心大業中為給事即撰方物志二十卷

諸葛穎大業中為著作即撰鑿駕北巡記三卷幸江

都道里記一卷維陽古今記一卷

唐姚思廉初仕隋為河間郡司法書佐煬帝令與崔

祖濬修區宇圖志

房玄齡太宗貞觀中為司空與中書令褚遂良等撰

晉書地理志兩卷

濮王泰初封魏王太宗時令泰府中別置文學館任

自引召學士官給酒饌泰於是奏引著作郎蕭德言

秘書郎顧裔記室參軍蔣亞卿功曹參軍謝偃等就

府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奏上之

顏師古高宗時為禮部侍郎監修國史永徽元年撰

隋書地理志三卷

許敬宗為中書令顯慶三年五月帝以西域盡平

使分往康國及吐火羅等國訪其風俗物產及古今

廢置畫圖以進因命史官撰西域圖志六十卷敬宗

監領之書成學者稱其該博焉

賈耽德宗時為左僕射平章事貞元十四年十月進

九州圖并別錄六卷通錄四卷表日臣聞楚

左史倚相能讀九丘晉司空裴秀創制六體則為圖

之新意臣雖愚昧夙所師範累蒙拔擢遂忝台司雖

歷踐職任誠多曠闕而率土山川不忘寤寐其大圖

外簿四海內別九州必藉精詳乃可摹寫見更續集
續異畢功然而隴右一隅久淪蕃寇職方失其圖記
境土難以區分輒和課虛徵採掇輿議畫關中隴右
及山南九等圖一軸伏以洮湟舊墟連接監牧甘涼
右地控帶朔陞峽路之偵候交通軍鎮之守備衝要
莫不近意就實依稀像真如聖恩遣將護邊新書授
律則靈慶之設險在日原會之封畧可知其諸州諸
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
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謹撰別錄六卷又黃河爲四
瀆之宗西戎乃群羗之帥臣并研尋史課剪棄浮詞

鑿所聞知編爲四卷通錄抑成十卷文義鄙朴伏增
慙悚謹隨表奉進答詔褒之十七年上海內華夷圖
及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表日臣聞地以博
厚載物萬國綦布海以委輸環外百蠻繡錯中夏則
五服九州殊俗七戎六狄普天之下莫非王臣昔母
丘出師東銘不耐其英奉使西抵條枝菴菜乃大澤
無涯蜀賓則懸度作險或道里迥遠或名號改移古
來通儒罕遍詳究臣弱冠之歲好聞方言筮仕之辰
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絕域之比隣異蕃之
習俗梯山獻琛之路乘船來朝之人咸窮竟其源流

訪求其居處闕闕之行賈戎船之遺老莫不聽其言而掇其要間闡之瑣語風謠之小說亦皆收其是而芟其僞然商周以降封畧益明承曆數者入家渾區宇者五姓聲教所及惟唐爲大秦皇罷侯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孝武却地開邊障塞限於雞鹿東漢則哀牢諸夏西晉則俾離結轍隋室列四郡於卑和海西創三州於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因而棄之高祖神堯皇帝誕膺天命奄有四方太宗繼明重熙柔遠能邇踰大蹟通道北至仙娥於骨利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丕績克廣前烈遣單車齎詔西域葱山於波刺斯

立疾陵府中宗復配天之業不失舊物睿宗含光大之量惟新永圖玄宗以大孝清內以無爲理外大宛驥騶歲充內廩與貳師之窮兵黷武豈同年哉肅宗掃平氛祲澤潤生人代宗剷除殘孽彝倫攸叙伏惟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信明義履德包元惠養黎蒸懷柔遐裔故瀘南貢麗水之金漢北獻吾吾之馬玄化洋溢率土霑濡臣幼切磋於師友長趨侍於軒墀自揣孱愚叨榮非據鴻私莫答夙夜兢惶自興元元年伏奉進止令臣修撰國圖旋即充使魏州汴州幽鎮東維東郡間以衆務不遂專門績用久

虧憂愧彌切近乃力衰朽竭思慮殫所聞見叢於丹青謹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丈從三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章甫左襪奠高山大川縮四極於纖縞分百郡於作繪宇宙雖廣舒之不盈庭舟車所通覽之咸在目并撰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中國之禹貢爲首外夷以班史發源郡縣紀其增減蕃落叙其衰盛前地理書以黔州屬酉陽今則改入巴郡前西戎志以安國爲安息今則改入康居凡諸舛謬悉從釐正隴西北地流播於承初之中遼東樂浪陷屬於建安之際曹公棄陜北晉氏遷江

南緣邊累經侵盜故墟日致堙毀舊史契錄十得二三今書搜捕所獲大半周禮職方以淄青爲幽州之浸以華山爲荆河之鎮既有乖於禹貢又不出於淹中多闕疑詎敢編次其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題以朱今古殊文執翫簡易臣學謝小成才非博物伏波之聚米開示衆軍鄱侯之圖書方知阨塞企慕前哲嘗所寄心輒罄陋庸多慙紕畧無任戰惕之至南覽而善之

耽好地理學四方之使及自蕃虜來者必與之坐問其土地山川之所終始凡二十年所聞既備因撰海內華夷圖人有披圖以問其都邑者皆得其實事無虛詞

袁滋貞元中爲祠部郎中持節入南詔慰撫因使行

著雲南記五卷

李吉甫憲宗時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分天下諸鎮紀

山川險易故事各寫其圖於篇首為五十四卷號為

元和郡國圖

孔述睿宗元和中為史館修撰精於地理之學重修

國史地理志時稱詳究

田牟文宗時為入吐蕃使太和八年四月進宣索入

蕃行記圖一軸并圖經八卷

許康佐宣宗時為集賢學士撰九鼎記四卷

周張昭仕晉為戶部侍郎與起居郎賈縡等撰唐史

地理志四卷

册府元龜

國史部

